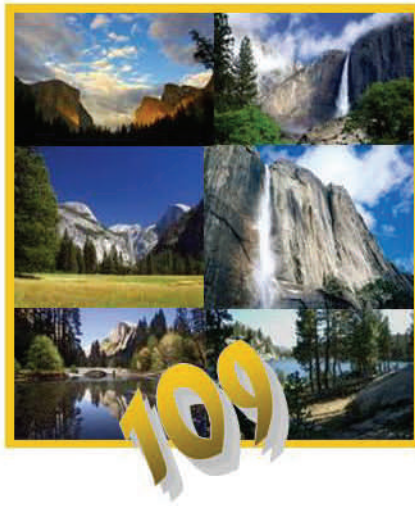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第一百零九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Dec. 2008



- 中國民間詩刊大展③
- 深圳詩人專號
- 里爾克詩作四首



目錄

No.109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向明	天堂詩人二型	1
李雲楓	斯卡斯／夏至	1
莫臥兒	公園／記憶	1
遠方	高原行之三	2
王濤	寬容之歌	2
桑克	私人檯曆	2
嚴力	致奧巴馬 二首	3
伊沙	無題⑫／無題⑬	4
莫云	色相之外	4
魯行	咀嚼漢字	4
包苞	沿江而下②	5
燕子	剪陽光的人	5
資中華	無關季節	5
王克難	岸	6
冬夢	逆舟過水	6
李斐	花瓶看到的家暴	6
俞昌雄	你的吻	6
唐曉虹	地鐵月台／時間跳過石頭	7
格丘山	在生命河上漂流	7
劉虹	廠區裡的冬青樹 三首	7
夏野	歸途思辨	8
黃奇峰	剪樹	8
李國七	心在飛渡，夢在徘徊	8
謝勳	地球，在發燒／寧夏平原	9
陸怡雯	小妹上了解剖課	9
朔星	知青宿舍	9
謝青	蕭索的北國／立秋	10
林明理	小鴨／西北雨／北風	10
彭國全	一道幾何題／趕	10
杜風人	影子／蟬蛻	11
古松	觀陶瓷“平與不平” 三首	11
林小東	夜人	11
輕鳴	沙灘／秋葉／太陽	16
陳銘華	數字／視網膜	17

柳青青	三十六年夢方圓	17
于中	洗衣店內	17
依雯	生涯	18

中國民間詩刊大展③

野外詩刊	12
大象詩誌	14

深圳詩人專號 18

譯詩

張索時	里爾克詩作四首	25
張子清	中美詩人孤獨詩組	27

評介

陳葆珍	談詩創作的虛實	26
王耀東	打開漢字語碼的神奇翅膀	29
劉耀中	斯坦利·庫涅茨	32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封面	美國幽勝美地風景圖片

顧問：

紀弦（三藩市）
 非馬（芝加哥）
 秀陶（洛杉磯）
 鄭愁予（康州）
 葉維廉（加州）
 楊牧（台灣）
 張錯（洛杉磯）
 羅青（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何啟良（聖荷西）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馬炳威（香港）
 劉耀中（洛杉磯）
 施世雄（三藩市）
 黃奇峰（洛杉磯）
 杜風人（紐約）
 陳耀祖（越南）
 方明（法國）
 西牧（多倫多）
 蔡克霖（南京）
 陳恆行（維州）
 塞遙（紐約）
 朱彥潤（加州）
 資中華（廣東）
 謝勳（三藩市）
 包苞（甘肅）
 王克難（爾灣）
 蘇寶鴻（阿市）
 林明理（高雄）

■向明

天堂詩人二型

1. 雷

我是囂張的怒漢
專對囂張的尖子囂張
誰叫我是雷
雷的性子就是囂張
就是怒吼
就是推翻

你聽天堂的大詩人
朗誦詩
就是這幅囂張的模樣

2. 電

我是溫柔的殺手
聲音未到命便毀於一旦
因為我是電
電總披著亮麗的外衣
內藏陰狠
眼露寒光

你看天堂的另類詩人
寫詩
總是這幅 cool 的模樣

2008/9/6 寄自台北

■李雲楓

斯卡斯

我對所有人說，我住在斯卡斯
從一出生就在那裏
那是我的國度，在那裏我認識所有的樹
包括曾殺死我朋友的那一棵
我可以叫出所有鳥的名字
我可以讀出它們的聲音，在一個個夜晚
聽它們說關於天空的一切
可沒有人相信
他們總說：斯卡斯 斯卡斯，那是一
一座從未存在的城市
多麼令人悲傷，我無法告訴他們
在我眼睛的背面，可以看到那整座
城市所留下的疤痕

我對所有人說，我住在斯卡斯
而所有人都不相信
我在人群的一個角落中，遇到了一隻烏鴉
它來自遙遠的地方，它的羽毛像黑夜
一樣幽深
我對它說 我住在斯卡斯
它抬起頭，它說
是的，我也在那裏

夏至

我夢到一隻布穀從高空墜落
它高聲尖叫
我醒來時看到一隻麻雀在窗外向我凝視
它目光深邃，它叫出了我的名字，像
一種幻覺
我整個夏天都在等那隻布穀
我坐在院中仰望天空
我清掃房間，準備食物 水 和床
我在等待，這是一個奇怪的五月
夏天突然停止
猶如一次失明，世界變得暗淡無光

■莫臥兒

公 園

其實又有什麼不同呢——
我們都深深愛上
陰影內部的冷顫與危險

你在假山腳下想要攀爬
偶爾抬頭望天
一切可見而遙遠——

我在山頂，離天更近
一度以為伸手可將白雲摘下

更多的人，在我們之間……

還有多少樹葉會在夏天長大
並不確定。

記 憶

我能說什麼呢
在那些珍貴得
像露水一樣的日子
深深地沉溺 放逐
從未看清
時間的背面
……
風把一切吹乾 吹散
搖搖擺擺的骨架
誰想像得到
上面曾經附著過血肉

2008年寄自北京

我夢到了一隻布穀
它自高空墜落，像一種時間
像這個凝固的夏天
突然離我而去

2008年寄自北京

■ 遠方

高原行之三

1、

一隻螞蟻爬上山坡
我卻有種驚悚
創世紀的輝煌
太陽神高踞在上
世俗卑微於下
眾神凜凜
我有話
又吞了回去

2、

我寧可相信
是為了愛
才掐得那麼久那麼深
用指甲
你看那一條條大峽谷
雄姿勃發
其實都是一首首
盪氣迴腸的情歌

3、

才二三千米高
遠非英雄的天地
我卻氣短了起來
一口氣
分三次喘
山體的褶皺斷裂
勾勒出
我的心電圖

4、

也許自己過於貧瘠
我喜歡豐滿
豐滿的少年意氣
豐滿的情人夢
我早已發覺

■ 王濤

寬容之歌

就讓一首詩悄悄走過風中
或讓她停步在一朵花蕾上

就讓風雨繼續流浪
或者吹向遼闊的海洋

就讓一個夢忽然喚醒
朦朧晨星寂寥當空

就讓一通電話安靜如水
遙隔的時空，讓思念填滿

就讓一枝筆吐盡最後一滴血
說完了預言，從此沉默

就讓鷹翱翔在山之顛
讓雞的啼叫繼續高昂

就讓石頭靜坐在森林深處
剝落一層又一層的寂寞

就讓桑葚花掉落一粒粒夢想
大地思考有新的感動而含淚

就讓憤慨的火焰堅硬如炭
涼如夜色如燃燒後的微笑

23. 9. 2008 慈園馬來西亞

車窗外那片尊貴的赤裸
打從老遠老遠
便開始誘惑

08年10月

■ 桑克

私人檯曆

注明父親的生日，而母親
卻無奈地記到月份。
我與母親的關係不如父親？
不是，是記憶出現了問題：
父親生於舊曆新年的第十日，
而母親卻生於剛剛長草的五月。
弟弟生日也是五月，但是
我為什麼記得具體的日期？

甚至知道他是金牛座，
將家庭視作個人的性命。
知道妻子的生日、星座與血型。
結婚登記日與婚禮舉行日。
注明提前獲知的旅行，但某些
卻在臨到之期取締。但是
在想像之中，旅行已經發生，
連風景也都似曾相識。

交稿日期與寫作提示
寫在檯曆的間隙。即使不寫，
我也清楚，但我寧願去寫。
請故友之子來家做客，或者
去新開的餐廳赴宴或者敷衍。
想著航班與包間的號碼，
起飛與開餐的鐘點。取回護照。
填寫表格。想著：明年做什麼？

宗教節日印著耶誕節，
而降靈節或者悼嬰節卻需要
額外的一本隱秘的檯曆。
舊曆之中我與白露親近。
它與我生日重疊或者錯過一日。
情人節詭秘地向我微笑。
我迫切地提醒自己光明的重要：
明天必須去交電費與網費。

2007.12.4.15:01 哈爾濱

■ 嚴力

2008 美國大選後的感想

我嫉妒
投胎于富裕家庭的生靈
不需要修改運氣
我嫉妒
天生長相秀麗英俊的人士
後天的妝扮裏不用添油加醋
我嫉妒
靠膚色就能得到
職務優待的企業和公司
我嫉妒
依賴法律就能
人人平等呼吸的社稷
我嫉妒
充足的養老金能讓你
把古典名著重讀一遍的悠閒
我嫉妒
依賴大自然的能源
就能過上富裕日子的國家
我嫉妒
每個人都能靠勤奮
改變命運的體制
所以我嫉妒
能理性地把嫉妒轉換成
自我奮鬥的英雄

2008.11.6

Feelings on the U.S. 2008 Election By Yan Li

I am jealous of souls
Who take birth in wealthy families
They don't need to revise their luck
I am jealous
Of people born with attractive features
Their looks need no window dressing
I am jealous
Of companies where skin color
Promises preference for a job
I am jealous of a society
Where people can rely on the law

To enjoy equality of breathing
I am jealous of pensions
That give a person adequate leisure
To re-read the classics of literature
I am jealous of a country
Enabled by nature's resources
To live in abundance
I am jealous that its people
Can rely on hard work to amend
The institutional decrees of fate
And so I am jealous of heroes
Who know how to turn jealousy
Into a motivation to excel
Nov 6, 2008 Tr. by **Denis Mair**

致奧巴馬

剛把倒在華爾街的
金融敢死隊抬離開
美國就重新洗了牌
選民們翻開了一張
史無前例的大牌
你在牌上的雙肩
馬上被資本博弈的大槩
緊緊壓住
而腰間
伊拉克的手雷在繼續搖晃
這不知要動用
多少個月的拆卸啊
你才能輕裝前進？

地產業的磚瓦
在拍賣途中猛然回頭張望
原來政府要為
昨天的貪婪和今天的債務買單
於是資本主義的光環上
突然掛上了一串
社會主義般的掌聲
你是否已經領悟了
現實和理想的矛盾

四十五年前的夢想
實現得不算太晚
將被放平的白宮桌子上
有許多東西就此可以放直
而混雜在你身上的血液
是否多元了你說話的角度
還有人希望

你有地球的眼光
它甚至能駕臨國家的視力

但是
創造了歷史的大牌啊
你是否已領悟了
兩種生命無休止的糾纏：
無論在哪一塊國土上
富人和窮人的想法
體制般的差異難以相容

2008.11.5

To Barack Obama

Having carried off the financial commandos
Who were sprawled all over Wall Street
America shuffles its cards again
And voters venture to turn up
An unprecedented royal card
But you, the figure on that card
Immediately take on your shoulders
The weight of capital's shaky edifice
While a bandoleer of Iraqi grenades
Dangles around your waist
How many months
Of dismantling will it take before
You can advance under light armament?

The bricks and mortar of real estate
En route to an auction turn and gawk
To see if the government will pay up
For yesterday's greed and today's debt
And so above the halo of capitalism
Do we see a ring of socialist hands clapping?
Have you already been enlightened
To the clash of real and ideal?

After forty-five years it is not too late
To make dreams come true
Many papers are ready for tidying up
On the soon-to-be leveled Oval-Office desk
And the hybrid blood in your veins
Cannot help but pluralize
The views you express
There are also people who hope
You can see from the earth's perspective
And even pilot a nation's vision

And yet
Oh history-making royal card
Have you already been made to realize
That two kinds of life are endlessly tangled?
On the soil of any nation
The clashing views of rich and poor
Are entrenched like an institution
Nov. 5, 2008 Tr. by **Denis Mair**

■包苞

沿江而下②

鄆都隨想·黃泉路

走在黃泉路上
沿途的鬼和你算帳

交付一生的錯 領走隔世的疼
鬼說：回去了 要好好做人

鄆都隨想·望鄉台

過了黃泉路 就剩下這最後一次
告別的機會
捨下的 捨不下的 都不准帶走

實在捨不下 就朝瀟灑的黃沙喊一聲
望鄉臺上有足夠的白雲
會捎去你的牽掛

鄆都隨想·奈河橋

奈河已經乾枯 橋
還在

橋邊鳶尾 年年盛開
有個人 一定要等待

白鱉豚不再隨船遊弋

江水 也有混亂的記憶

尋不見白鱉豚楚楚的身影
躍出江面 就把蔚藍的心情
沉到水底去

江水悠悠 汽笛長鳴
起伏的波浪 綠色的墳塋

夜遊蘇州河

1
齊腰的月光 微波蕩漾

■燕子

剪陽光的人

——悼前輩詩人吳望堯

他曾把陽光剪成一片片
蓋成一座太陽城
又把胸中強烈的綠意
栽滿一城

一個詩人
竟創造了一個真的神話
卻一個不留神
讓神話突然隨夜色消沉

輾轉紅塵三十年後
那四散的太陽城居民
才得知那個剪陽光的人
已失明了
還來不及去珍惜那段
別後的故事
他已一腳踩在休止符上

猶如當年他火葬爺爺的
心情我們去瞻仰那
不用線的風箏裊裊飛升

27.10.2008 德國

風伏在水底 道路漂在天上
天上 眾星明亮

2
捂不住的心跳 隨船而唱
撿不起的影子 追波逐光

素手撫弦 凡心蕩漾
一把散碎銀 幾年好時光

罈子嶺

水向低處流 壩向高處修
罈子嶺 水

■資中華

無關季節

還以為
我的心已是枯枝
餘存下來的
只有落寞的秋意
和愈染愈深的悲涼

誰知道
那盈滿枝頭的思念
從來就沒有離去
它只是回到了
滋生出它的土壤

不信啊
只須輕叩一下
這顆心兒
就會綻放出鮮花朵朵

而現在
是不是還要開花
已經無關緊要

當然，也無關季節

2008年寄自廣東

站起來 摘取夢想的翅膀

雙向五級船閘 大壩人造飛瀑
受孕的流水 分娩光明

西湖隨想·花港觀魚

湖水抱魚 魚嬌
池魚戲水 水皺

魚水相歡 年復一年
水腥 魚臭
睡蓮正酣

■王克難

岸

整個島嶼
海鷗啄著霧的低語

從來不從孤單逃跑
太陽永遠在頭頂之上

同時海岸的永久
鵝卵石折磨的難忘

跟隨潮漲
浪中泳著一根細槳

我必需走向開放
當我的思想成了原始的泡沫

保持正午的跳躍
我知道忽略不是聰明

在岸上操作尋常
不怕失去短暫的回憶

今日黃疸的探險
跳浪勝過無聊

高空長著短的尾巴
轉來轉去說著故事

我們且去滑翔
雲朵正在等著

長距離是垂釣
讓它跟海上的浮瓶作伴

不能想像浪花的種子
另一個美人魚在涉淺水

赤足在微醺的沙灘
讓我們一齊舞蹈

放一千次的曲子

■冬夢

逆舟過水

佇立大海
浪緊緊貼上來
一層高一層低
天地為之動容

看海的心情如何
如果是酒
你一杯我一杯
邀誰一乾而盡

細沙留痕
不等你
不等我
走了

逆舟過水
空空的
回音
終也隨歲月而去

2008年寄自香港

■李斐

花瓶看到的家暴

不清楚首先是誰
敲了一道裂縫
高貴的花瓶不再高尚
假若換一個位置去陳述
在證人座位起立
“法官大人，首先多謝把我重新包紮”
開始時候是男女主人互相指責
瀰漫空氣裡房間氤氳代替花香
指手篤鼻上演猶如啞劇
啞劇急劇演變換成活劇
女主人賞了男主人一巴掌
男主人把女主人推倒地氈上
女主人爬起隨手掄板花樽
摔向男主人站著的方向
男主人閃躲我全身碰在魚缸上
雙雙金魚在欠水花枝間撲撲
古代仕女斷裂華美裙裾片片
房子搖墜如在暴風環罩裡
一枝玫瑰滾向門角空隙處
彷彿送給在門後雙淚垂涕
受傷最重的小女孩

2008年9月28日紐約

■俞昌雄

你的吻

戀愛時，你的吻呈橄欖形，兩頭尖
上唇不敢碰，下唇也不敢碰

結了婚，你的吻是盛開在黑白之間的花
裹著秘密的香，不分輕重
細密，豐盈，處處都留有印痕

而如今，你的吻如一枚堅硬的核
它被含在嘴裏，不破碎，也不輕易流失

2008.5.13 寄自福州

昨日的浮木沒有記憶

海底洶湧的暗潮
夜間飛魚的坦白

誰能蒙蔽他自己
句子改變成河

浪花的氣味
沈默朝代走過的足印

觸著火山的脈搏
雙排句從海中升起

2008年寄自爾灣

■唐曉虹

地鐵月臺

地鐵如同雲豹穿越暗流
倏然停靠。月臺只剩下穿梭的人影
晃動不歇
牆角，廣告框中的一朵花
悄悄盛開。花兒伸出迎接的手臂
安頓雲豹疾飛的情緒——
停下吧！停下你所有的奔跑
再快速，你也見不到藍天的模樣
城市分派你的運作
就是倒伏地底的一個鞠躬
讓鞠躬的你去親近玻璃裏的花朵

依舊。減速緊接疾馳
雲豹沒有回頭的閒暇。惟有奔跑
轉眼間，它褪下滿身的花瓣
花瓣在月臺上一片片灑落
與廣告框中伸出的迎接
揉搓一起。一幅現代的油畫
潑撒出豹與花相遇的情景
於月臺，熱烈了又冰涼了

時間跳過石頭

秒針終於鏽死 枯萎著
掉落地下，如裂開的葵花籽
像是生又像是死

地下。石頭挨著石頭的地下
一道難題讓葵花籽選擇——
跳過石頭是生
生的細膩土壤溫軟深情
撞上石頭是死
永遠無法紮根的空洞
會是怎樣含糊不清的痛覺
時間啊！你就跳過石頭吧

■格丘山

在生命河上 漂流

人
為什麼要出名？
在萬頭簇擁中
露出自己的頭角？

是為了逃離孤獨？
是為了畏懼死亡？

可是
在人群的中心
心中就能
沒有寂寞？
被記住名字
死去的靈魂
就得到慰藉？

我選擇孤獨
當我活著
如果死去
請將我遺忘

生命是智慧之外的河
在它的水面上
我任其漂流
一切自然，平靜
而且壯麗

2007/12/26 North Carolina

枯萎的秒針褪去鏽跡
朝著太陽醒來
泥濘深處的蚯蚓也想聆聽
那滴嗒之聲

2008年寄自珠海

■劉虹

廠區裏的冬青樹

她佇列筆直團結緊張，在路邊在加班的
流水線上。新剪的短髮任由
俯視的目光滑翔。她不分時節地勒索

自己的綠。讓死在身上一千次的塵土
一陣暴雨後，又鮮亮得令人
猝不及防。除了偶爾與風拉呱默默守著

被讚美的底層立場。夢比草根高一點
但高不過剪子的鏗鏘。於是另有讚美說
因為她矮著，才享有大夥的和諧時光

深夜，餐館服務員

星星眨不動倦眼，風也打著哈欠撞到你
追趕溫飽的黑布鞋。每天數十里，把困乏
走得一寸不剩仍夠不到睡眠。在深夜的

餐館，色香味與你無關，色迷迷的
眼正借醉

劫掠你的羞澀。與城市龐大的胃口賭運氣
害羞的權力，是你從鄉下帶來的惟一

本錢。可你必須學會強作歡顏，燈光下
把明亮的淚珠壓回喉嚨深處。學會恰當的
風情，學會看上帝的、更要看老闆的臉

她站前臺，酒站夜裏

釘在公司門口。努力站直，也必須
站直！每一天，她讓站姿像酒：
柔弱的腰身，頂著一根骨頭——

還有火。為心靈禦寒她請來酒，也讓膽小
有點靠頭。讓白天趴著的尊嚴在夜裏
陡峭，讓淚水洶湧酒斑斕的心——

和白的本色。她要讓命運也像酒：
彷彿隨時揭竿而起，然後……揮發掉
——她微笑著，對自己狠了狠心。

■夏野

歸途思辨

一山一壑黑白無涯
萬里高空風雨咄咄逼人
十四個小時不停地航行
繞過北冰洋上空
一片混沌白茫茫
心痛腫
窗外敲打風和雨？

歡欣指點悲痛

向晚
飄起小雪花
游蕩著的酷寒
愛的什麼？

時代的包袱扛在肩
光亮忽斂忽縱
枯葉若進若退
大轉折的幕後
誰召喚？

機會密封

菩薩的善良
打盹的昂首
神思的凝目
拯救了誰？

四周風暴狂作

靜悄悄綁緊安全帶
有光芒
洞察與期待
誰俯首自省？

盈虧虛實

風雲無情地舒卷
一往深意安然降落
等待！等待！等待！

■黃奇峰

剪 樹

當我手握著象徵權柄的剪刀，就下意識地把自己幻想成一位大將軍或大獨裁者。看得見有胡鬧亂撞的橫蠻，有超越身分地位的傲慢，有強出鋒頭的狂妄，有阻擋面朝光陽的斗膽或不合理想的偷生，我會憑個人的愛惡，將之整肅剷除。

事前我也許會諮詢別人的意見，然後慎密考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採取行動。我祇求結果乾淨利落，絕不理會眾生人前背後的議論紛紛。就讓他們去編織撰寫我砍掉枯枝和其它枝枝葉葉那些一面之詞的歷史吧！

和平的魅力？

榮耀歸於權勢

污泥濁水不生花草
貧困葬於暗流
空洞的崇高
誰忘記懼恐？

？ 人不敢當主人

？ 腳不敢放闊步

？ 眼不敢瞪太陽

？ 心不敢愛所心愛的

春天能鋪展鮮花綠草？

空中樓閣夢景朦朧

落霞藏起了太陽的禁錮

2008. 9. 25 起草於肯尼迪機場

11. 5 修定於新澤西山野新村

■李國七

心在飛渡，夢在徘徊

三月草長鶯飛回訪荆楚大地
掠過陌生又似乎熟悉的原野田林
菜油花的金黃燦爛中看到你的臉了嗎
南下廣州你的日子舒坦了嗎
一些人的幸福和另一些人的不幸中
應該遙問歸期了嗎
我不知道你只知道自己
望斷好夢，仍望不見燕飛來

寂寞的夜晚唯有以酒解愁腸
酒入愁腸，殤愈殤愁更愁
一江春雨嘎，洗不掉許多悲
一扇扁舟嘎，載不動許多愁
太久沒有複習的心情以慢動作
再次煎熬
情流的方向，以霜白染鬢髮

春燈不照月，樓頭孤燈漆黑黯淡
欲牽東風，東風不來
唯有持久孤獨對明月
以記憶下酒，酒中爛花繼續開

春驚芳草，夜闌遙遠寺院的鐘聲
木魚聲偶爾蕩漾嗎
似乎輕聲低笑，揉疼人心
就快禁不住了
心下距離，牆裏桃花牆外綻
口頭話語，手機拉不近人與人的距離
落雨的江南，我的上海
你的天門、漢江長堤
撐傘、提燈，三月船過了無痕
就在黃昏的街口，在謝越村
思索我錯過的你的生命片段

■謝勳

地球，在發燒

看板上的股票指數
茫茫然地延燒
在眉頭，
在胸口。

汽車大卡車
終日竄行不休，
攪拌著
急性的人流物流。

煙囪廢水管
成天連連嘆氣，
隨地收拾
膨脹的人慾物慾。

熱，
裏裏外外的熱。
污染、爭吵、過度疲勞。
整個地球，在發燒。

寧夏平原

那潑辣的黃河
路過此地
居然一改
動不動就撒野的積習
含情脈脈
留下一抹抹肥沃的溫柔

守護著這塊歷史的滄桑
是隨風款擺，那些
柳樹的謙卑
是白楊樹癡癡的
任憑沙打
風吹

■陸怡雯

小妹上了解剖課

因為兩個親人的死
我比小妹早摸到屍體
讀她的屍解報告和體驗
我還是呆了一呆，想了一想
頭夾肌、頸夾肌、肩胛提肌
片片散落，還有什麼……

這種事，每次都能讓生命的流程
暫停一停，小妹，我們一起來思考死亡
嘴裏吃的動物放下，殺氣騰騰的追逐放開
鑽進被窩，死後也就需要這點地方
這時該做一個，醒來對世界滿腹狐疑的夢
我在哪裡，從哪來、到哪去

然後就穿上衣服吧，奔出去，奔出去
盡到最大力量，沿路給世人一個
最真誠的笑
把昨日裏第一場凍到人心的雪，化開
還有一周前、三個街區以外的槍殺案

這苦短的人生，我要在各種原因死亡之前
搶劫、槍擊、疾病、生老、或自絕
在躺到解剖台讓另一個小妹思考
生與死之前，同別人一起尋到意義
哪怕專門找朋友聊一聊廢話，也要
尋機舉起虛擬的解剖刀，直插要害

10. 29. 2008 寄自紐約

原來
滿地生長的
儘是雙手
擁抱宿命的憨厚

2008 年加州

■翔星

知青宿舍

牆上的標語 在荒原的秋風中
斑駁了三十多年
那青春的書寫者 飄散的雲
今日安在？

那時我才八歲
驚看來自大城市的你們：
一盆白灰水 一把刷子
在陽光照耀的紅磚牆上
把充滿火藥味的政治口號
寫得高雅秀氣
更有那黑板報上亮麗的粉筆畫
叫我深深陶醉
在這之前 我懂什麼呢？
兩塊難得的餅乾
就是我童年最好的東西

現在回想起來
那如轟炸機般撲面而來的蚊子
那凍掉下巴的寒冷
那遠離家鄉的孤單
叫你們吃盡了苦頭
籃球賽場上 批鬥會上
你那突然躍起的爆發力
究竟是來自造反的激情
還是發洩內心難言的委屈？

把混亂的思緒 需要恢復的理智
都交給荷鋤而行的廣闊天地吧
當河水流過田野
晚霞燦爛如錦
蝴蝶翩翩引路
一對采花的知青戀人在林中約會

這門窗破敗
牆快倒塌
即將消失的知青宿舍啊
空空如夢讓人流淚
有人看上那些房牀
說：過去的 真結實 多便宜

■謝青

蕭索的北國

海風淒冷地哀啞
在北國海岸
感覺像一隻魔手
攪亂了這裡的許多
整個生活變了樣

物價上揚如飛沙走石
股票下墜風掃落葉
金融危機在可怕地擴散
遍地蕭索和蒼涼
在北國呈現

殘秋在浸溶
接著酷冬摧殘
大風暴不斷鞭笞
今天明天及往後日子
到底會怎樣？

立 秋

一夜風雨
颳成了紐約新季節
身體感受和心理因素
似乎有點變化
喔！立秋啦
女生總是關懷對方
撥手機給他提醒
加一件夾克吧

忙人思考更積極
許多工作項目
默默計劃年前完成
秋是很踏實的日子
人人勇敢且含笑相迎
認真發揮所能
唯有衰老和病弱
歲月無情是心中的痛
耽憂秋盡殘冬即臨……

■林明理

小 鴨

我蹣跚地來回踱步，
望穿這泥路
到另一邊半枯的槐樹。我凝視，
那破舊的草屋。
從一只矮灶到夜風刺骨。
啊——是熟悉的步聲！
熱鬧的饗宴已經開始。

三條腿的低凳，
正邀請裂縫的鍋爐跳舞，
在竹籃的野菜裡，我振開雙翅
拍拍，歡呼。

西北雨

電光是雷聲
展開了詛咒

風奔波
雨淚落
深情的虹
凝聚成
許多一瞬中的
閃動

北 風

經了萬年雪
再遠的路
也會奮起攀過
彼岸遙望

輕雲在山口等候
故鄉的面孔越來越清
在無止盡的漂泊裡

■彭國全

一道幾何題

大海茫茫復茫茫
給人一道什麼樣的幾何題

環視，眼的圓規
在天海畫一個圓

小舟載著圓心
很重，卸不去

漿划著，划著
演算

要找一個切點
把圓捅破

趕

我腳一雙
兩腳千萬

小步，大步，碎步，急步，亂步
走在一條崎嶇又蜿蜒的山徑上

兩腳何止踩我兩腳
還遍體踐踏

擠迫中我趕趲著
路，還得加快趕

2008年寄自紐約

眼睛，偶爾也會隱隱，作痛

一顆孤星仍在亭臺
在茱萸依然盈手的階下
閃著如朝露般的未來

2008年寄自高雄

■杜風人

影子

當我呱呱墜地 影子
也心不甘情不願地跟著落地

拒絕吃奶 拒絕吃糧
只吃滄桑成長的影子
默默地 自我膨脹
自我超越

我則吃大地母親的奶水五穀長大
而司馬相如教我要吃書才會長高①
書本 我吃愈多卻愈覺自己愈矮小

於是 跨越自卑反擊宿命
挑戰自我 重新拼湊
走過崎嶇路的破落腳印 逃離
超越我糾纏我半輩子的影子

直至海明威把影子擊倒在輪椅中②
逼我走上風月漂泊的這一條孤獨路
尋覓莊子草鞋踩過的那一丁點兒殘禪
而永不言敗的影子仍不放過我

最殘酷的是從書中把我靈魂養大
又纏繞糾纏盤錯我整生的那一條
湮遠流長悲情孤絕的歷史陰影

它濕濕黏黏地封貼我胸膛的視野
緊扣我血脈的一呼一息 每轉換
一個視角 又把真相的關節扭痛
遂發現 它是一條鏈

①司馬相如係歷史上最著名的糖尿病患者，也是第一個吃書的人。糖尿病有三多徵候：多食、多飲、多尿。前漢書記載，司馬相如不但飽讀詩書，饑餓起來連書也吃。

②老人與海中的名句：“作為一個人，可以被擊倒，但不可以被擊敗”。影子也在實踐這句話！

Oct.23-2008

蟬 蛻

民間傳說 用蟬聲治嘶啞
且蟬衣可以遮搔歷史的痛癢處①

我用緘默搦管的右手搔癢
愈搔愈孤獨 東抓肋上
一把汗泥本色的阿堵物 西搔
腋下狐臭整整癢癢的政治拔尖
耳中又挖出一枚香港雞蛋② 噲鼻
噴嚏 脫鼻而出兩把抓經濟的詩
又是黏黏黏黏的三聚氰胺

梗在喉間一垛欲嘔的朝代頑痰
令人想起卡夫卡的嘔吐 幸虧風月
一壺清醇 把我握杯的左手拉回
俚語蒼生純純典典的閭閻傳奇

寒蟬將四季水靈靈的擣衣聲 加料
鄉野童音文火燜煮一鍋清風 曳勺
拋鍋 爆炒金秋落葉薄薄一片經典情愁

獨抱琵琶輕紗霓裳繞樑的一縷長門賦
原係漢宮蟬蛻的一片私奔明月

①中醫本草蟬蛻，別名蟬衣／蟬退。主治：皮膚癢癢，聲音嘶啞，又治小兒夜尿。

②大陸供港雞蛋又驗出超標百分之八十八的三聚氰胺。此物不但毒死美國寵物和毒死中華兒女，連家禽腹中的卵蛋也不放過！

Nov. 3-2008

林小東 夜人

路燈
一群沒有家的孩子
守著長夜
沒有夢
夢，早被幸福釀成酒
灌醉滿床溫馨
唯有失落的人
踩著愁腸百結

■古松

觀陶瓷

“平與不平”

千載後誰為你譜寫輓歌
平與不平都是倒影的悲劇
許多年以後看歷史在輪迴
陶瓷在風裏說著囁語
而劍早已鏽成血染的風采

苦與樂

生命在夢遊裏搖晃
看不到鏡中的自己
享受和痛苦都是剎那的感覺
你從活著中醒覺
提著燈的智者早已走遠

平生塞北江南

蒼茫中你將自己流放
劃破長空十九年的嘆息
是誰在千般醉意裏將我焚燒
總有一天我會將你留住
塞北在左，江南在右

2008年寄自香港

走進夜
深成漫長的路
路盡頭
那隻飽經一夜風霜的倦鳥
還有沒有勇氣
對著戳穿夜幕的朝陽
飛向遠方

2008年寄自越南

《野外》詩刊

組稿：胡人

■胡人

歡喜地

清晨的鳥是快樂的
我的歡喜比不上
趁人們未醒
它們練習飛行和歌唱
這個小地方
敵人從來不光臨
我和這些鳥，算是找對了地方

五十米以外，就是寬闊的街道
中午，汽車排成長隊
陽光在地上打滾
不適合植物的生長
到街道另一側去
要多走點路，繞道而行

歸田園居

七八丈的土地
可以種上好多種蔬菜
在雨季來臨前，挖好排水溝
除草的時候，別光顧吹口哨
小心碰倒螞蟻壘起的小山坡

還不能走遠，江對岸
猴子們在爭搶腐敗的食物
車禍也時有發生
我敢肯定，不論天氣好壞
那邊都糟透了

站在屋頂眺望
在地窖整理番薯
不知不覺天就暗了
有時候，打開柵欄
對於路過的狐狸、貓
我將贈以寬大的芭蕉葉

■江離

幾何學

風雪過後，我把房屋搬到山頂
每天晚上漫步，在這些藍色和白色的
星球中間，它們緩慢地移動
像駝隊在沙漠，像一個樹林裏
我們從來沒有訪問過的古老種類
衰老的橘紅色，一個我們不再熟悉的鄰人
離開了這裏，我感到擔心，這也是多餘的
在我的筆記本上，我忠實地記錄下
這些誕生、死亡
和兩者之間微妙的平衡
似乎存在著一種結構：它們中的每一個
都在另一個之中，孤單
必須成為更大的友誼的一部分
為了永恆，就必須把時間再次分割
在我的房間內，混亂的桌椅
恰好構成對清晰的另一種表達。

南歌子

長久的漫遊之後，我來到南方
在這裏，我將會得到一小片土地
這已經足夠，如果我願意
我可以種下筆直
或者曲折有致的樹木，還有秋菊
在忍冬花的黃昏，我會想起
我快樂的日子像霜一樣輕薄

並且慶倖因為固守它們而使我的生活
擁有了木質的紋理。
這就像園藝，為了精緻
或者枝幹更加挺拔，你必須修剪
它們的枝蔓。捨棄是一種藝術
當我們漸漸瞭解，多並不意味著
美，簡樸也不是缺乏
那麼在我的生活中，我必須留出
足夠的空間。習慣於在清晨
打掃小小的庭院，習慣於在夜間安睡
而收穫一粒豆子就是收穫一片南山。

■樓河

陰雨綿綿

陰雨綿綿
像一個長舌婦
天上的花開了嗎？
地下並沒有漲水
只有死人六七
並非張三，也非李四
亦非王麻子

我順從著走
推開門，變得清瘦
像一滴雨那樣消失
有更多的黑色的傘
擁擠在一起
他們要用沉默虐待自己
使之生活得不憂悶
不灰白
不滋滋有聲

這時候

天下有十分之一個人在燒水
只有一人像我的同學
從遠處走過來
直到看不見了
月臺上他撿起落地的一枚鏰幣
小小的，涼涼的，瞬間的浪花
有時候，他像我
正在熱愛一筆小錢

時光與香氣

站在鏡子裏梳頭，坐在一朵花上看風景
喝下了樹林裏的曉霧

從箱子裏摘出一朵棉花
從屋簷上摘出一片雲
催動馬頭牆下自行車的鈴聲

一陣舊時的吆喝隨塵土入夢

於秋收後的田野告別
於口袋中掏出微溫的錢
九月的香氣扶著她明亮的額頭

對著月光下的天井說心事
右手腕上是一件嘮叨的金子
說自己有雙不睡的眼睛

把一朵芙蓉花盛在碗中
是怕聽櫥櫃裏咚咚響的夜鬼
昨日今日皆是天涯

見月亮在渠水裏生潮
她自語明日好個雨天哪！
便叫寂靜爬上頭髮

■炭馬

藏起來，是為了被找到

我們藏，一個人找
我們藏起來，是為了被找到

在父母的房間裏
我們瘋狂尋找，藏身之所
當那搜尋的夥伴噔噔踏響地板
我就屏住呼吸，心跳不已

當那些隱藏不深的夥伴
被一個個找到
還有一些是自己故意發出了聲響
我洋洋得意，但忍住笑聲

最後，我聽到他們一起
離開房間，去玩泥巴
院子裏不時傳來笑語歡聲

我，孤零零地，躲在床底下
被遺忘
最後也忍不住喊出了
聲音，在空無一人的房間裏回蕩

井

我希望它不是嘴，而是眼睛
仰面即是天空，卻那麼深
把虛空安放在無限虛空的空氣之中
把平靜安放在無限平靜的面孔之上

我希望它不說話，而是凝視
用凝視完成別人的凝視
讓兒童看到目光之外的暗夜
讓老人看到目光之中的清晨

我希望有異物進入它的純粹
有聲音獲得它的寂靜
我希望有漣漪 用瞬間的綻放裝飾

它永久的凋零。而更深的寂靜
會從喧嘩中長出。我們將輕易汲取
它的清澈，卻無能打撈它的明朗

■飛廉

出塞

落日向後，白馬在前
我們走過西陵橋
白堤上，斷橋邊，席地而坐
大紅曼舞，小紅清歌
小杯拋了，我換上大杯

再喝一杯，荷花處處開了
再喝一杯，整個西湖都是我的了
我只要再喝一杯
晚霞就沉到水底了
我就可以打馬奔向十九歲了
十九歲，我的新詩
已驚動朝野
滿滿，滿滿一壺劍南春呀
小紅她倒呀倒
倒出了一場大雪
不知何時
我匣中的寶劍，掛在了賀蘭山上

武陵春

去年初夏，我徙到了鳳凰山
一同住下來的，還有那片消失了
六十年的月光
深夜，照亮一把無弦琴
這兒，我釣到了秋水的澄淨
深山鷓鴣，喚來了
一次次豐美的休憩
當颱風擊退了蒙古軍隊
斜陽下，我想起那些美好的
永不再來的過去
想起深埋在大樹下的南宋王朝
想起我和我寄居的老房子
不過是這墳墓上的一粒黃土
幽暗的夢裏
故鄉只是一片陌生的雪地
醒來，棲過鳳凰的石頭上
我找回了自己
走上山頂，我看到了
遠處散發著迷濛白光的錢塘江

■余西

旅途

我將駛向我所不在的城市。
那裏有我的書籍和床鋪，
有不是我的高架橋和人群。

風景在蒙著水汽的玻璃上流逝：
綠的杉樹，白的河流，
如同過往，在雨水中沉浸。

在體內，幽暗的血脈裏，
有一種哀婉在靜靜流淌，
但我請求，不要為我難過。

透過藍色椅背的間隙，
沉睡中的女人，便足夠給我安慰，
她的雙重下巴，她的尖嘴紅腮。

無人相識，卻可以與自己交談，
沒有人知道我的喋喋不休，
只有振顫、轟鳴，在坐無虛席的車廂。

我仍然沒有準備好，和華麗的城市，
或者溫柔的女人生活在一起，
因為我貧窮、怯懦，我的生活沒有意義。

留言條

我看到你說的橘園了。
晨霧還沒消散，幾枚橙黃的果實
穿插在綠葉叢中，
像今早的空氣，清新而邈遠，

沒有麻雀，房東和美人蕉。
我踏級而過的石梯，
鋪滿蔥郁的青苔。讓人懷疑
是否還有人經過這裏。

但我知道你就在這扇門的背後，
靠牆的床上。冬天來了，
你留戀溫暖的事物，
我能理解，就像我常做的那樣。

我走了。如果你醒來，
看見這張條子，希望你能明白，
我曾如約而至，如同昨夜的微雨。

《大象詩誌》

組稿：樊子

簡介：大象詩社創辦於2007年2月，社長阿翔。“大象”源於“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體現出我們的一種生存的藝術價值傾向。社團活躍了一大批漢語詩人，是當今中國大陸最為主要的詩社團之一。已出版三卷詩民刊《大象詩誌》，並主辦過“黃山詩會”和“大象詩社周年慶羊城詩會”兩屆大型詩會。

■樊子

日子

我觀察屋脊
觀察我生活高度上的尊嚴

我知道會有幾隻麻雀
從苦棟上飛下來
或者從很遠的暮野飛回來，它們
落在我的屋脊上

這幾隻簡單的麻雀
它們在日暮時分總陷入爭吵

最後有幾隻鑽進瓦楞的縫隙裏
這給我帶來了很大的安慰
就像我轉身回到老屋子裏
傢俱笨拙簡單，卻都有著我
母親的氣味

桃花開，桃花落

我輕視春風，輕視春日的陽光和
一條叫九里溝的河流
我還輕視你的容顏
當三月的雨水一再落下，一再落下
哦，我還輕視你的名字，親愛的小狐狸

坐在一塊石頭上
我想起你的名字了，我說螞蟻
在啃我的骨頭
我說苦艾長出了我的胸腔
我不會說起桃花，我抱緊你
桃花就開了
我一生要抱緊多少女人，桃花

■阿西

郊區之夜

麻雀一直在叫
邊飛翔邊叫，蛇張開大嘴

超載的汽車從白雲區向城外狂奔
發動機心跳越來越快

廢品收購站的夜晚
搶奪與盜竊在填補信仰

困倦的棕櫚樹下
灰蚊子猛的刺向水面

木棉花已經凋謝
一樹綠葉陷入路邊的空虛

轟鳴在角落裏持續
三個蟑螂三個不同的線路

星期三

寂寞之火遺留灰燼
我趴下吹著
漸漸地呈現出白色童年
從那稻田剛剛翻耕的泥土裏

■朱巧玲

關關雎鳩

夜晚不說出，它的黑；愛
不說出，它保持沉默
讓風自由出入

你能給我的是一片天空
親愛的關雎，所有的愛通過
我的手誕生成風
我們隔著多少個朝代啊
虛設的江山和容顏，一晃而過
有多少個朝代的聲音同時朗讀：
關雎，關雎

我也說出親愛的關雎，它的甜；
就像海水
說出它的鹽
你能給我的是自由和風
你能給我一首詩，誕生出這麼多的
火，足夠我們溫暖一生

沉 船

他深入
在某個水域，星光明滅
允許他用沉船的方式淪陷下去
允許他的海發生
暴動

允許我逆流而上
與他共同經歷一場關於愛的
天崩地裂
在沉船被打撈出水面之前
允許他的刀鋒
插入我的骨骼
允許天空傾塌
允許我用一場灰飛煙滅的碰撞
覆蓋今世的憂傷

■穿過塵埃

冬 至

到了黎明終於，有人說起我。早起
的人坐在杌子上
看到露水正濃。
他已經老了，叫不出我的名字，
不知我深夜來過

那個風華正茂的少年
多少年，我含笑說出：挽著他的
臂膀
在河灘中間
在沙子上留下某些痕跡
這些往事

白茅遍地就要漫溯到他的家門。
他已經不是努力揮刀劈開菖蒲的少年
學著祖先的姿勢吸旱煙，和我
一起放牛
牛群緩慢犁開原野。這千里沃土
曾經是我的故鄉
甘蔗，蘿蔔，油麻，豆腐菜開花
我曾經失落
而在某個吃粽子的清晨，灶火
熊熊中無緣無故把這些憶起

■冷盈袖

暮 晚

最先是山林，然後是小路
那些幽暗和神秘
順著傾斜的天空，起伏的山脊沖下來
我能感覺到它們的逼近，帶著
咻咻的鼻息
我忍不住奔跑起來，我的驚慌與
一隻小鹿相似

傍 晚

所有的，稻穀，藤蔓
泥土
暮色裏
除了香氣
一切都安靜下來
我們默默走在田間
事物暫時失去了清晰的界限
過去我們抬頭
就能看見的北斗星
還未出現

■一度

清晨，灰暗或者 陽光明媚

已經是春天的清晨了，明明聽見了
布穀鳥在叫
可是就是找不到
順著森林去找，順著河堤去找
順著灰濛濛的天氣去找
都沒有找到，青草也還是枯萎的顏色
我看見一對老人
沿著球場散步，我羨慕他們的晚年
就像在泰國的金沙島，沙灘上都是
年輕人
有一對頭髮稀白的老人
穿著泳衣，旁若無人的牽著手
像走在年輕時的禮堂裏
我羨慕上這些，因為比起我的失去
這灰暗的清晨，即使東邊的陽光
緩緩的升起來
都是陰影，都是雪過後，大地的痛

結 局

蜷曲著，互相縮小著
那細小的刺
肉眼都看不見
它存在，無時不在
抑鬱
房間裏熟悉的味道
一陣風過後
我們一貧如洗

■柏羊

火 雞

沙灘

黃色的胴體裸露
沙灘
聽憑驕陽蹂躪
任由疾風摧殘
海潮怒吼
一浪又一浪
沖刷沙灘的道道傷口
沙灘漸漸陷入了昏沉
提籃的兒童
奔來跑去，笑聲尖利
沙灘睜開眼睛
斑斕的貝殼兒閃著淚珠的晶瑩

秋葉

綠了兩季
肥了一載的二分之一
吸足了陽光
黃金兌換美鈔
飲夠了天水
發福油光閃爍
點滴的寒露，徹骨的霜降
穿刺的冷風，肅殺的凍雨
吐血失色，蒼黃倉惶
七零八落，蕭瑟蕭條

太陽

刀削的地平線
冒出
血淋淋的日頭
光芒刺目
讓人無法正視
烈火燒身
星月全都臣服
位居中央，唯我獨尊
永遠不落——帝王的夢

火雞慢慢垂下頭，它被飼養員
打怕了。鐵絲網裏總是有鐵鏽的氣味
它可能病了，如果不是
往日撲棱撲棱的勁兒哪去了呢

我這樣看著它，看著它。
它的頭向一邊歪去，眼睛無力地
看了看我，它的毛髮
不那麼順溜了。它會不會死去呢
我問飼養員，飼養員笑了笑
“它是裝的，不信嗎？”
它一頓還能吃很多蟲子”

火雞為什麼要裝呢？難道它像人一樣
懂得偽裝。這不可能
但眼前的這只火雞顯然像有重病
我迷惑了，是相信飼養員
還是要相信這隻不會說話的火雞？

袋子

她把黑色塑膠袋放在桌子上
很重，裏面裝了什麼我暫時還不知道
我不想問她，拿來的是什麼
她很古怪地沖我笑笑就離開了

今天是什麼天氣？那只袋子濕漉漉的
仍然放在桌子托盤裏的錫紙上
這時候我正在看一場電影裏的女人
拉睫毛

我不想去打開袋子
等我餓的時候打開它必定有所收穫吧

現在我餓的不行了，中午沒人作飯
晚上也是。那只袋子裏裝了什麼
怎麼會那麼沉呢？
我走過去想打開它，可我想想了
今天天氣不是很好，就不打開了吧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感謝 陳麗華 \$80.00 **支持**
向明 \$40.00

■陳巨飛

紡織廠大橋

下午經過紡織廠大橋看見啞啞的落日。
漁船死在那裏，猜測冰涼的謎語。
這湫河，從少年的溪流走來
承受著沉默的變聲期。
這低矮的屋脊，這秩序
這深秋譁然的無極
這內心的僵持僅僅是同自己的對峙。

而描述景物是和自己過不去——
當我疲倦地歸來
車窗外黑糊糊一片。
岸邊的光影向河心滲透
可是太遲了，一隻蝙蝠
掠過驚惶的水面
它攜帶著囁語飛到了哪裡？！
它留下的瞬間是體內的刻痕
任何易逝的事物都是胎記。

■陳銘華

數 字

無論是自不自覺，願不願意，我們的一切早就萎縮成一組從零到九這幾個數字的隨意組合。看似隨意，其實不然。駕駛執照、社會安全卡、信用卡、各式各類的密碼甚至快餐店輪候的小紙片……都是刻意安排的結果！等到不論怎樣來組合這些數字都沒有安全感的時候，大家又慢慢地加入了父、母、寵物的姓、名、愛好、小學或中學校名等等每個人自己選擇的不同的問題和答案，然後讓每一家商戶用電腦把我們的資料儲存起來。如果在網路上漫遊，那就更神了，我們到過的每一個角落，不必撒尿，別人也有辦法知道你曾到此一遊

不過許多有識之士正為此而擔憂，從今而後不知私隱所謂何物矣？我卻另有看法，複製人的身體已經成功在望；複製人的思想，這不正是最正確的努力方向嗎

2008年4月28日

視網膜

如一面牆紙的剝落，一次生命深處最隱密的邂逅，再糊上去所需的淚水，罄盡這一生的儲備，要還也恐怕不知如何償還

2008年7月3日

■柳青青

三十六年夢方圓

今夕何夕
電話鈴聲竟把我從
悠悠夢中喚醒
驚爆悠悠三十六年
南柯夢一場

穿越時空趕回堤城於火電
妮妮傳來妮妮詩情
的確源出羊咩山
茂陵故里
洛鐘東應

心花怒放
有興高彩烈的回憶攬住憧憬
從青蔥山城空降向海的沙城
瀟灑堤岸
飛舞石城
全程自深山千瀑荷野
直到夕夜心水澎湃
一簾秋夢
余華本銘銘華開墾新大陸
方圓幼苗徐高
風笛醉琴
南國幾度春風

南朝繁華夢了
青絲多了霜雪
偶爾的逆旅波心雲影
整段湮沒在心淵三十六年的
傳奇
終於在故壘西邊
另一邊天
兩頭髮酵

後記：

1. 四十是三十五以上的整數、約數，偶會應在1972-1973。詩成於喜接洛杉磯方圓電聯之夜，以誌三十六年來的第二個交叉點。

2. 余華是筆者1991-1992在香港百

■于中

洗衣店內

一行行
滾動人生
一堆堆
紅塵歲月
洗衣店內
我帶了舊的過去而來
追求新的夢想……

由我挑選、操縱
用金錢的力量
我按步就班
以漂白水的權力
清潔劑的名氣
潤滑粉的說服力
軟硬兼施
務求扭轉乾坤
改變你們的命運

出來後
再以熱情的擁抱
烘乾你們的不滿

回家後
再慰平你們所受的創傷

忘記那段崎嶇的歲月吧！
以後無論是披星戴月
抑或是披紅掛彩
我們都會一起
披肝掛膽
煥然一新

2008.11.11 寫於休士頓

姓半月刊（胡菊人主編）發表文章時用的筆名；徐高是越南易幟前筆者寫新詩用的筆名，因應句中辭義的需要，一時都用上了。

2008.10.23 多倫多

■ 依雯

生涯

1. 車攬仗

烈日當空
徘徊車站欄杆外
車攬仗們
東眺西望
等候下車乘客
討價還價
說甚麼？百物高漲
金融海嘯
油價風暴
且是一臉苦笑
今天，明天，後天
……………
扛得起
扛不起
時下生活的重擔子

2. 流動小販

灰霾天色
行人匆匆趕路
把妳臉上愁容萬丈
喃喃自禱
心卻徬徨
推著破舊的木頭車
巧調一窩經濟麵食
有誰理會到
窮人家
一日生計在於
苦

寄於越南 2008 年 10 月

深圳詩人專號

本次選稿由深圳市詩人之夜及深圳文學論壇聯合推薦；
作者排名按作者姓氏拼音進行。

■ 阿北

原名張傳奇，1982 年出生于河南周口。
著有詩集《文字獄》，編選《國殇——5.12 汶川大地震祭》，參與策劃深圳多項詩活動。現居深圳。

女絲印工

那年，我被思想的秋天抓住
青春的碩果萎縮靡爛
她每天都懷著強烈的激情
扭動腰肢從我面前走過

我喜歡看她把弄油墨
在可怕的腐蝕中自由變幻
有時我會從她眼中的神情
揣測她心中暗藏的波浪

她有時會印一朵好看的花
暗香一直延伸到我的夢裏
於是，我枯萎的思緒，開始生根發芽

“我們也會有故事發生。”
那夢寐以求的言語
在荒蕪的原野中獨自開綻
而她在我的夢境中
躺在原野
金黃的肌膚如菊般鮮豔

■ 巴蜀書蟲

戶籍名為朱桂華，重慶人，1982 年 6 月 1 日出生。2001 年開始寫詩，目前在深圳謀生。

颱風之後

天空沒有大雁，星河也許還在地平線之下
我懷揣一些人的影子

走著，沒有辦法遇見真實的秋天
十二級的颱風過後，荔枝園盡毀
我剩下憂傷的骨頭
殘損的木樁排成陣列，螞蟻在上面
搬運著悲苦和疼痛
它們的舌根一直沉重地壓著，沒有
詞語要表達
直到深夜，世界歸於無邊的黑暗
我的影子消失於一滴晦暗的雨水
你，才靜靜地關上家門
抱著一盞孤獨而潮濕的老燈，失聲痛哭

■ 滄浪

原名徐江，詩愛好者，現供職于深圳市龍崗區公路局。

正在成為往事

秋天以落葉的方式告別季節
我以什麼樣的方式來告別往事
和憂傷，在一個疼痛的城市
沿著陽光的彼岸行走
忘記過你還在時間的盡頭

沒有人從我的眼神裏
讀懂昨天的希望
正在成為往事，從來沒有
在這個多病的季節
一個人，銜著深深淺淺的記憶
悄悄的走過黎明

也許我應該相信，
那只是一粒砂被風吹進我的眼裏
成為我身體中最潮濕的部分
也許，就在我路過的每一個瞬間
我只要一轉身，就會看到身旁的你
你相信我關於詩和愛情的童話
望著掛在樹梢的黃昏

■程鵬

重慶人，深圳裝修工，有詩入選最佳年度選。

榔頭歌

一錘砸在虛假的上帝
它並不存在。它看不到建築者的疾苦
一錘砸在虛榮的大地
它鋪陳著富麗堂皇。建築者
乞丐般的衣著
一錘砸在建築商的頭
他榨取建築者的剩餘勞動。還
壓薪，拖薪，欠薪，扣薪
一錘砸在監工的腳上
這喪家的狗。向他捏緊憤怒的拳頭
一錘，一錘，一錘
一錘砸在我的大拇指
榔頭握得更緊
一錘砸在我的左腕
榔頭在飛，鑿子在追
一錘砸在零點三十分。天空破碎

■程世堅

江西樟樹人。一九九九年外出打工，現漂於深圳，暫無定所。

下一站，我仍是 站在打工的路口

五月的夜色早已遁去
站在九月的黃昏
回首背後的天空
那些漂泊的往事
盛夏的激情與夢想不再
臂懷裏是如血的夕陽
一片葉緩緩飄落
歸根的路還很長
我把它緊緊地攥在掌心
斟一杯九月九的酒
潑灑在自己的臉上

告誡自己不要在異鄉醉倒
站在離別的月臺
看過往的車輛
我清醒的知道
下一站
我仍然是在打工的路口

■龔莉麗

1985年出生於湖南永州，現供職於深圳某公司。

流水線上的鄉愁

有時睜開朦朧的雙眼
以為是在家中
像往常一樣等待母親的嘮叨
鐵架床頭的鬧鈴
單調又尖銳
劃破寧靜的夜 濕潤的夢
廠區的清晨
在起床 洗漱 打卡聲中
跳躍

流水線的某個角落
是我與機器共舞多年
編織夢想無數的地方
燈光透過沾滿汗液的螺絲刀
穿過轟鳴的機器
擰著夢想與未來
和親人的模樣

天變涼了
倚窗眺望
一群返航的大雁
捎來一縷鄉愁
用默默的祝願
折成一紙信箋
托它們捎去
對家人的問候

■郝志喜

2004年到深圳打工至今。做過建築工，下過煤礦，教過書。

我的戰場

我的戰場只有九平方米
我的坐騎是一把隨時都可能摔倒的椅
我的武器是一個本子和一支筆
我的裝備是一套舊制服和一頂大氈帽
我的通訊工具是一部只能通到
幾十米外的舊電話機
我的陣地是堅守一條長約八米的分界線
我的敵人就是那些出入於這條
分界線的陌生人
我也有趨炎附勢的心理
對於達官貴人我用以高級禮儀
對於普通小民我不屑一顧就可以應對
我的上司決定著我回報的多少
當然，我需付出像犯人一樣的孤獨守候
我就像是一部機器，別人早已
為我編好了程式
我除了睡覺就是要守在那裏
我沒有愛情，沒有金錢
我一無所有
還上演著熱愛生活的悲劇

■胡雅玲

原名胡亞玲。湖南永州人。喜愛文字，現在深圳打工。

打 工

當我寫下“打工”二字
我知道，它絕不是一個意象模糊的詞
它洒在紙上是一幅宏觀、寫實的漫畫
它掉在地上是一塊堅實的石頭
它行走在地上是一個正在改變
世界的時代
裝在信封裏是一滴漂泊的鄉愁
在夜裏，它是一種寂寞
在白天它是一種服獄的囚禁

它是遠行的和歸途的象徵
暗含了刀和匕首的殘酷競爭
有許多的空隙讓蛇和蠍子們爬行

當我再次寫下“打工”二字
世界變得柔和
我看到了有人抵達了遠方
站在了自已的高處
有人站在低處，卻看到了人類世界
人類的精神內核
因此也看到了故鄉的泥土的親切、渺小
以及自身的卑微

打工不都是血和淚的顯示
也是一場自身智慧的挑戰
是成者為王 敗者為寇的敬畏詞

■黃運豐

原名黃振家。生於1987年，安徽金寨人，畢業於安徽師範大學。主編《玄鳥》詩刊。

尾聲

故事已經結束，我們都不是主人公。
想像是可怕的。
我們在其中度過的幾年光陰，
彷彿做著軟軟的夢，翻身時候
還不不小心扭傷了脖頸。
這個臨近尾聲的細雨之晝，
我不可避免地懷上幾絲傷感。
迎著細細雨點，我吞吐煙雲
鏡片上密佈的珍珠，想來十分廉價。
經過一段泥巴路，矮草渾身
髒兮兮地躺著；
經過一段柏油路，雨水明亮
而歡騰。後來，風很大
敞開的門窗都咯吱咯吱響。

■老船

原名李罡，原籍山東濟南。曾出任天涯詩會首席版主，現定居深圳。

後院

什麼樣的清晨會來臨，北風
絲絲著，好像一塊油煎的食物
好像沒有什麼了，在這城市，那
午夜回家的鄰居
是一頓去年的晚餐——柵欄裏面的日子
被路過的一家綠蘿繁茂的院子
在無人的聲息中來臨

我的蒲葵已經長出很多清涼的
扇子，中秋過後
母親染了黑髮，妻子孕育一條小船
往回走，大地和白樺依然清晰的
像某種寓言
迫于寒冷遺忘的故人，我的兄弟，
我的惺忪慵懶的丁香
我的三十年

我愛聽芙蓉樹的叫聲，在一些
黑夜，假如沒有風
小鳥會睡去
假裝世界是綿軟的，有清脆
香甜的質地；假裝
命運是消沉的，帶著羽毛和一顆
新鮮的果核尋覓土壤
這些假象沒有困惑我，哪怕
從河底到雕飾的兩岸

處處開滿野花。淡藍色的幕布上，
偶爾會有月亮的印記
那是一首小心翼翼的鋼琴曲
這些出口過濾了塵世粗壯的
軀幹，而枝條延綿不絕
我們路過的街道，我們踩到的蔭涼
都如安靜的風一般溫暖。

■金帆

本名羅錦環，廣東梅州人。中國精短文學學會會員，河北散文學會會員，07江西小小說十大熱點人物之一，憶石文學獎二等獎獲得者，中裝協駐深圳辦主任記者，出版有長篇小說《裂痛》。

農民工

放下祖輩留下來的鋤頭
拿起生鏽的鐵錘
進城去 進城去

可城裏只能給我一面
廢棄的牆
我只有掄起生硬的鐵錘
猛砸
一錘
父親說你要挺起胸膛
二錘
母親說你要扛起責任
三錘
社會對我說你要堅強

我知道我只是個農民
進城後我改稱農民工
但我相信
進城跟種地一樣
有汗水也有希望
耕耘才會有收穫

■李笙歌

70年代生於四川遂寧農村。有作品入選《中國青年詩人20世紀代表作》等選本。現在深圳打工。

菜農

蘿蔔成熟的時候
種蘿蔔的人來到地裏
拔蘿蔔
一個接一個地拔
生氣地拔，憤怒地拔
好像這些白白胖胖的孩子
就要離開鄉村
去遙遠的市鎮上流浪
種蘿蔔的人
一邊拔蘿蔔，一邊放聲大哭
他的生活裏
到處是蘿蔔一樣大小的坑

■ 李智強

福建莆田人，1985年出生，大學畢業。現居深圳。

在他鄉不念故鄉

十個小時的高速，離家
抵達也是一種痛苦
沒有前世之感，悲哀

丟棄輿化人心的觸角？
那是真正的遷徙
是的，遷徙的候鳥或許會忘了老巢

將媽祖的仁慈紋在心間
烙上荔枝紋的腳掌能走遍天涯
肩挑家鄉，隨風水適時出發

從一片海到一個漁村
家不遠，碼頭的彼岸
夢帶鄉愁味，無論何處
微笑擁抱幸福

■ 夢跡天涯

原名陳聖洪，現暫居深圳，《繁星》、《詩行走》版主。

雪景之外

雪景之外
是一道長長的痕跡
用六百多公里的距離
來放下
幾塊易碎的記憶

雪景之外
是一句在歎息中悄然
醞釀的話語
它穿越的速度
讓一陣南遷的風
忘記了歸程

雪景之外

是誰
遺落的一段感情
我無意中走過
留下了幾十年與我糾纏的
塵土
和漸已凍傷的
行囊……

■ 歐陽瘋

原名歐陽少軍，湖南永洲人，85年出生。現漂泊深圳，從事銷售工作。

母親的簡歷

在母親的床頭，我看到了一張
母親填寫的簡歷
姓名：朱小英。女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出生
文化程度：小學
政治面貌：很好
出生地：空白，未填
現暫住兆豐七隊（廣東省中山市某小鎮）
聯繫電話：13427018402（我的號）
戶口所在地：湖南省寧元（遠）縣
李家鋪鄉馮穀均村8組（我的家鄉）
家庭成員，少軍，兒子
少弦，女兒
歐陽元順，丈夫
2002年2月
于宏達利五金廠做普工，衝壓
2005年5月辭工，理由回家
2005年8月到2007年5月
于智朗電器廠做生產工，辭工理由
回家
期望工資800到1200
最好廠裏包吃包住
服從組織
聽從領導安排
特長：吃苦，愛勞動

■ 胖榮

原名陳玉榮，福建寧化人。現居深圳。2002年開始寫詩至今。

等待夜晚的降臨

我在陽臺等待這座城市夜晚的降臨
這座城市的黑夜像個性感又神秘的女人
望著一座座堅硬的樓房、茫然的臉龐
遠處的燈火像故鄉忽明忽暗的星火
我點燃一支煙將它和黃昏一起燃盡
隨之燃盡的有天空滾滾的熱浪和我
一身的隱疾
隨之燃盡的有樓房的悶哼、女人
猩紅的大嘴和男人口袋的鈔票
太陽駕著黃昏滾滾而去
慾望乘著黑夜翩翩而來
我準備好一瓶酒在黑夜到來之時喝掉它
隨之到來的有妻子下班鑰匙插進
鎖孔的磨擦聲
隨之到來的有母親灶堂裏劈叭
燃燒的麥杆
還有半醉半醒的高潮和一把將我
從頭到尾剖開的剃刀

■ 平溪慧子

原名劉慧，湖南人。中華當代文學學會會員，湖南省作協會員，著有長篇小說《青春的漫歌》，湖南作家網、湖南詩人網版主。現暫居深圳清水河。

路

這條路已被千千萬萬的人走舊
在我腳下
它仍如初夜般那麼新鮮
而我，是個年過半百
才走進婚姻殿堂的老處女
衰老的心事，依然澎湃……
通往夢想的路呵
已將多年前的貧瘠
直通到繁華
許多人在路上拾到了
夢的翅膀

多少幸福苦澀的淚水
把路邊的花草澆灌
這條神奇的路
蠱惑的路

■ 芥法洋

1964年生於黑龍江省，現於深圳西鄉一工廠打工。

邊 緣

一身疲憊
一路狂奔
一片露天的燒烤吧的——邊緣
一個站著看奧運的女人

夜裏十點半下班
再跑五分鐘
這裏就是兩重天吶！
一個能證明自己還活著的記憶
除了掙錢吃飯
饑渴的是你的靈魂

聞不到誘人的香味
只看到精彩絕倫
夜風中貯立的你
專注，淒美
旁若無人
同一片星光下
這是你一個人的奧運！

寧可痛著
也要拒絕麻木
位卑勿忘憂國
這，就是你的性格

■ 石雨祥

原名石祥。84年出生，現深圳打工。

修路工

七月吞噬的城市大道
成了火爐之中的紅薯
樹色綠蔭，常青的蔓藤子

被折磨得無精打采
轎車奔跑，屁股翹起兩道鮮紅的火焰
發瘋似的逃離炎熱現場
補胎人無意製造一條等待的長龍
時間會忘卻過去，上午記憶
下午也即將淹沒於風塵中
光著膀子的修路工啊，我的
農村而來的父輩們，兄弟姐妹
從早到黑地抗著太陽奔跑
汗水曬成鹽粒，熬成晚餐的湯點
皮膚改朝換代，染成墨汁的艱辛
當花枝招展的女郎重新走上
這段嶄新的路面
明天
你們是不是又要
換上一雙新膠鞋

■ 舒季

原名周奕秀，四川渠縣人。現為廣東省揭陽市作家協會會員。

流水線上的女工

時光撫摸了一片葉子的經脈
撫摸了一隻手粗糙的掌紋
一個夢的開端
被生活的壓力拒絕
被一件又一件的工藝品拒絕
詩的種子在躁動中起伏
以流動的姿勢植入我的思念
我以美麗的滄桑醞釀
一些優雅的詩句和動人的旋律
一些幻想的心情和被設計著的故事
而那些憧憬
卻和流水線上的工藝品對峙
深圳的陽光
穿透柔波碧浪
穿透那些形形色色的沉重與滄桑
讓我不必再躲進多情的夢裏
溫柔的哭泣
流浪的夜晚
依然有一種淺淺的思緒
為詩中的打工歌唱

■ 鄔霞

1982年出生，四川人。1996年南下深圳打工至今，業餘創作九部長篇小說，三部中篇小說，一部散文集。

吊帶裙

包裝車間燈火通明
我手握電熨斗
集聚我所有的手溫
我要先把吊帶熨平
掛在你肩不會勒疼你
然後從腰身開始熨起
多麼可愛的腰身
可以安放一隻白淨的手
林蔭道上
輕撫一種安靜的愛情
最後把裙裾展開
我要把每個皺褶的寬度熨得都相等
讓你在湖邊 或者草坪上
等待風吹
你也可以奔跑 但
一定要讓裙裾飄起來 帶著弧度
像花兒一樣

而我要下班了
我要洗一洗汗濕的廠服
我已把它折疊好 打了包裝
吊帶裙 它將被運出車間
走向某個市場 某個時尚的店面
在某個下午或者晚上
等待唯一的你

陌生的姑娘
我愛你

■ 吳夜

原名吳敦生。1978年生於江蘇省沛縣。2001南下深圳，現居深圳寶安區。

第五封信：年歲

媽媽，我是2001年出門的吧

2001年3月，春天還沒來
我在黑暗中踏著厚厚的積雪
走向黎明的火車站

媽媽，對於深圳這座城市
我不想多說，它的繁華和美麗
已經得到世人的公認
關於我在南方的打工生活
身份證，工咭，檔案袋，機器和人
聲嘈雜的車間
您知道您的小兒子
怎樣奔波在南方稠密的人群

上百萬外省人
擁到南方這片紅色土地
流汗，流淚，淘夢想黃金
媽媽，我來南方幾年了
沒有給家裏寄過多少錢
您守著幾畝薄地過日子
春天插稻秧秋天拾棉花
您的灰髮是一面旗幟
覆蓋吳廟村的大路小路

詩不是棉被不是紅薯稀飯
媽媽，您說得對
詩不能當飯吃不能當衣服穿
我只是無意中喜歡上
寫詩這種遊戲 而詩對於活著
像一個人的左手和右手
放下哪一樣都心疼

媽媽，早些年您把頭髮染黑
為村莊刻意營造青春
這是我一直驕傲的事
現在您的頭髮變成灰白
現在我的驕傲沒了
媽媽，守著吳廟村
咱家那片紅磚瓦房
您一年一年老了
我在南方打工
我也一年一年
老了

■小兵小卒

原名廖令鵬，生於1981年，原籍江西贛州。現定居深圳。

惡性循環

吃完三元的速食，我要睡覺
夢氾濫成災。源自南下的火車
迷失於重重陰霾

而後每夜每夜
總有汗流夾背的人闖進我夢裏
稻草人的臉，潮濕的屋角，
奄奄一息的火苗
我看見他們如山的嘴唇
舔著麵包的芝麻
老去的臉孔崩裂著
一張張
消逝

誰又將跌撞著闖進陌生的夢？
我把答案交給無數個
三元的速食
低廉的7點
到晚上
11點

■楊青雲

河南南陽人，筆名三道快槍。有個人文本長篇小說《床上的月亮》《半個月亮爬上來》，長詩《新莞人》等，現居深圳。

萬豐把夜色壓得 喘不過氣來

吊帶裙重新吊起深圳夜色
趕貨趕貨沒完沒了的趕貨
把老美的訂單做完 把自己安放在
不停運轉的機臺上
從腳踏板的第一道工序蹬起卻
蹬不開這沉沉的夜色

沉沉的萬豐 開著一扇小小的門
已認不出我的吊帶她的
吊帶 是多了裙裾還是少了裙裾
一直喪失著它們的
麗質與純美 一貫有著固執的愛情
也未能讓這些花裙
與花裙的命運脫離車間的轟鳴
比噪音更重比塵埃
更輕 叫鳴的馬嘍聲能叫醒
黑夜與黎明嗎？
慢慢長夜的盡頭 故鄉的親情
莫非在這裏擱淺？
在時間幽黑的脊背上這些總是加班
的身影還能寫出薪水的厚重嗎？
只有夜幕下的星星還在像菊花的表情
閃爍著她蒼白的面孔她蒼白的吊帶裙
在大地的皮膚上目睹多少
秋去秋回的酸澀與苦楚
把夜色壓低 把萬豐也壓低
讓我既不悲觀也不喜樂只想默默地
嘮叨我所看到的菊們
瘦弱淡淡的清香原本是長在
肥沃的田野上
而今晚 卻在這裏為著癩癩的口袋
為著一張薄薄的合同
在這生鏽的原野裏
把僅存的希望寫在疲憊不堪的機臺上
風吹起她的裙裾
在風中顫抖流逝的韌性
像我一樣還在收割著薄薄的希望
還在沒完沒了的加班途中
循環往復著南國的夜色

■余子愚

生於1986年5月，河南人。2008年6月大學畢業，現打工為生。

窗 外

下午十七點四十三分
三層高的樓，白牆
青色的窗子，淺綠色的窗簾

樓頂之上，藍色的天空，看不到雲
兩隻巨大的白鳥飛過，一前一後
樓房前方，高大的樹
沒有風，葉子並不搖動，一群麻雀
從樹頂落到草地，三葉草
有人在這裏尋找，傳說中的四葉草
幸運草，愛情草。我看見窗外
高高低低的樹木，在這個傍晚
兩個月之前，在龍瑞，窗外的空地
那個找到四葉草的男子
驚喜已經走遠

■ 鈺涵

本名張華，八十年代生，四川自貢人。

流浪歌手

他彈著吉它，歌聲飛進我們的耳朵
彷彿一整座城市被感染
所有經過他的人都慢了下來
牛仔帽下，那憂傷的眼神
彷彿在訴說某種無以言說的悲涼

他從不出現在人潮湧動的天橋
就像我們稱之為激情的街頭技藝
從不出現在偉大的民族音樂廳
這最後的流浪藝人，他的行囊和歌聲
只在天黑的時候寂寞登場

他在那兒唱歌，也許很久了
聲音嘶啞。他唱許巍、樸樹……
唱那些花兒、生活、還有故鄉
他的目光，遙遠而深邃

他賣力地唱，歌聲劃傷了異鄉的夜空
又淹沒在來來往往的車流中
他面前的那只碗，有時空空如也
有時，幾枚
鏰帛，閃著刺眼的光芒

■ 曾繼強

原名曾繼長。1986年出生，湖南新化人。在深圳打工，工廠工人。著有詩文集《淨化的國度》。

我在這裏撿拾 一些詩的骨頭

詩的肉，都被啃掉了
那些咬文嚼字的詩人
用尖利的牙齒撕得一乾二淨
這些詩的骨頭，這些殘羹冷炙
這些連狗都不願意用鼻子靠近的骨頭
扔在工業區，扔在機器轟鳴的工廠
扔在昏暗的車間，扔在流水線
扔在機臺上，在無奈與痛苦中
沒有人願意去揀拾這些光禿的骨頭
“啊！偉大的……”——這些抒情，這些
詩的肉！詩中鮮嫩的肉
比腐爛的肉更難聞，它不適合我的味覺
只適合那些嗜血的螞蟻。或者蒼蠅
那些詩的肉，我都統統的剝下來
我只要這根骨頭
我要把討薪欠薪、黑磚窯、瓦斯爆炸
斷指與死亡，滲進這根光禿的骨頭。這些
遺棄的骨頭，比肉更有意義
他們都不知道，骨中的鈣
比肉中的營養，更有價值
他們不知道首先腐爛的是肉
然後才是骨頭

■ 知閑

原名閔傑，八十年代生，甘肅慶陽人。

塑膠廠

冰冷的機器，透著剝削的冷酷
三十四個異鄉人，在鋁合金焊制
的鐵皮中，隨著機器轟鳴的節奏
開門，取成品，噴脫膜劑

關門，迅速，剪廢料，削屏風
壓邊，打包裝，二十三秒二，完成
每天十二個小時不間斷地重複著
從晚上八點到早上八點，或者
從早到晚

一堆一堆的機箱外殼或者滑鼠底座
在我們的手中，像青春一樣劃過
灼熱而冷漠，而我們無從抗拒

■ 鐘秀

現年 23 歲，陝西漢中人，《大鵬灣》作者，嶺南文學藝術研究會會員。

久違的家書

迎風飛來遠方鴻雁
展箋方知家書如金
不知遊子多鄉愁
為何心難靜
抬頭淚眼汪汪訴相思
提筆綿綿鄉思繡真意
不知漂泊何時止
為何抵達不了心靈的港灣
客居他鄉五年
彈指一揮即逝
至今孑然一身
心亂如麻
誰替我來理
試問天涯漂泊人
誰是快刀利刃

● 深圳詩人專號

偉大的夜

我頻頻讚賞你，立在昨日開好的窗前^①，
佇望而賞。新城似乎依然
排斥我，而倔強的風景
暗淡下來，無視我的存在。
最親近的事物都不給我以理解。
小巷藉街燈躍然而上：我發現，它真古怪。
對街有間屋，可憐巴巴的，彰明於燈下——
我的視線介入；對方察覺，便關了百葉窗。
我佇立著。一個小孩哭了。我了解鄰舍的
母親們能做什麼，還了解
所有哭泣之無可慰止的緣故。
要不就是有人唱歌，令人失望地
傳出一段歌聲，或者樓下有老翁
純粹譴責式地咳嗽，彷彿他的身體有權
反對世界的再溫化。然後鐘鳴報時——
但我誤了計數，鐘聲溜走了。——
我像個總算允許加入球戲，
卻捉不到球玩不成的野孩子，
而別人多麼輕鬆地結伴玩了又玩，
佇立而望去——望哪裡呢?!我立於斯，
乍然醒悟，你才是我的朋友，你跟我作耍，
漸次加濃的夜喲，我讚賞你。
當鐘樓們發怒，城市使一逕背過臉去的命運
把我團團圍住，高深莫測的群山橫互於前，
飢餓的疏離愈益緊縮地
箍著我的情感的
意外閃光^②時——：正是你，高尚的夜，
你不以知我為辱。你的氣息
吹蕩著我。你那分佈在莊嚴這廣域的
微笑走進我的身內。

^①揣摩詩意，這裡原來無窗，昨日剛剛開好一個新窗。立在新的角度賞夜，難掩得意之狀。

^②指靈感。

你是未來

你是未來，是無限的朝霞
普照永恆大地。
你是時間上的五更雞啼*，
是曉露，是晨鐘，是童貞女，
是局外人，是母親，是死神。

你是玄變無定的形象
從命運中孤拔而起，
尚未為世頌美，為人怨對，
有如林莽自合自秘。

你是萬物的奧蹟的意義，
從不自道本真，
你的形象總是人見人異：
船看，你是岸；
岸看，你是船。

*時間，猶言一切世代。

夜

夜，你這瀰漫於深藪，
正朝向我臉的臉啊。
你，吸引我驚奇目光的最大
勢力。

夜，你的體格如此精壯
卻在我的注視下戰慄；
不過你有無窮的創造力，
塵世如骸骨你才是永恆。

你的身上綴滿血氣方剛的星星，
其飄疾的衣緣瀉射星火於
狹路成就

無聲的奇遇：

超人喲，有了你這淳樸的榜樣，
我顯得何等渺小——；
但是，與黑暗的地球同一步調，
我敢於探入你的心巢。

哦，微笑

哦，微笑，最初的微笑——
我們的微笑。
多麼迷人的微笑：菩提樹的香氣
抑揚成韻，
靜悄悄的公園凝神諦聽——
突然彼此
對矚，一齊為之傾倒的微笑。

這微笑含有關於一隻兔子的記憶，
小兔子出來到草地上玩耍：
微笑伴童年。
它著意注入了
天鵝行動，我們看見
天鵝把池塘對中分作兩個
無聲的黃昏。——而樹梢
探入純淨而自由，終必為
夜朦朧佔有的天空，
把它由人面引向
令人神往的未來。

談詩創作的虛實

◎陳葆珍

——賞析蔡克霖〈迷路〉

〈迷路〉原詩

我在曼哈頓迷路了
找不到這座城市的座標

摩天大樓困我
捉我謎藏
紐約客笑我
笑聲麻木

一位美少女
猜想我尋找什麼
指引一家花店

我在曼哈頓迷路了
找不到這座城市的座標

再不見世貿大廈
再不見那層咖啡廳
再不見大廈裏辦公的友人

而靚靚的鐵絲網
圍起一片廢墟
許多遊人
都是捧著鮮花而來
含著淚水而去

(2003年9月23日)

虛與實是一對相反又相成的概念，它們已用於美學範疇以及藝術創作。在文學作品中，“實”指的是作品反映的由人、事、物構成的客觀生活，它往往通過實寫來表現；“虛”指的是作品其實已蘊含但卻間接表現出來的內容，這內容（包括作者的情志），往往通過讀者的想像來體會。虛中有實、實中有虛、以虛寫實、避實就虛，已是文學家藝術家所注重的。文學樣式太多，試就詩來看虛與實。

詩中的景無論是實寫或虛構，離不開客觀生活，力求寫得逼真，這是“實”；而詩人的情志就是“虛”。必須虛實結合換句話說就是情景交融。而難就難在這個“融”字，其中尤以寫哲理或政治題材的更難。但對於高手來說卻是駕輕就熟了。詩人蔡克霖是其中之一。他的詩涉及政治題材的不少，表現了正如歌德所言：“不論你們的頭腦和心靈多麼廣闊，都應當裝滿你們時代的思想感情。”如世紀大劫難剛發生後一個月，

他就寫了關於911的詩，其中提到：

“如果，這一天／我也在那裏／定會遭受猛烈一擊／生命冰冷／回聲淒泣／驚駭的靈魂／立於災難的隔壁／心，一直下著半旗。”

這樣的詩句你能找出半句套話？沒有！有的是詩人悲傷憤怒的呼喊。這幾句詩，像重錘猛擊我的心。“這一天／我也在那裏”，直到現在每年的九月，我的心緒就不寧，都會為911亡魂寫點文字。而遠隔重洋的詩人啊，你竟和這裏的人心靈相通，用感人詩句訴以肺腑之言，讓人讀之，不禁潸然淚下。這讓我體會到歌德所說的“時代的思想感情”。

這樣的感情在〈迷路〉中傾瀉得淋漓盡致，往往通過虛與實來表現。

詩中的“實”，是由人（“我”、紐約客、少女、友人、遊人）物（曼哈頓、座標、摩天大樓、花店、世貿大廈以及其內的咖啡廳、鐵絲網、廢墟、鮮花、淚水）事（迷路與找路）構成了一幅生活畫面，呈現在讀者眼前的是紐約劫後餘生之動景，這景顯然是虛構的。“我”在紐約街頭徬徨地找世貿大廈時所見所想，寫得活靈活現。這樣的虛構之所以真，因它以現實為基礎，這就有“實”。然而，這并非詩人實有的生活經歷，因為，詩人在詩中的代言人“我”一點都沒迷路。這樣又是實中有虛。何以見得他并不迷路，因他不經人指點就來到世貿大廈的廢墟前。真真假假虛虛實實，但這樣探“虛”“實”在詩中反映還只停留於表面。

讓我們進一步走進這情境的深處，詩中迷路與找路，反映了911後紐約遊客的困境是作品中的“實”，而通過再現現實生活來寄託作者的情志才是真正的“虛”。詩人對紐約人的同情關愛、對恐怖主義的憎恨、對生命的珍惜、對和平的渴望，雖沒名言但已滲於字裏行間。這才是詩創作的虛實結合。

從整體構思來看，不迷路以迷路形式出現，是一種迂迴戰術，一個“迷”字引出一嗟二嘆（“我在曼哈頓迷路了／找不到這座城市的座標”），表達詩人眷眷之情，道出失去的東西價值所在。沒有那眷念之情，就不可能出現“摩

天大廈困我，捉我謎藏”的困境，而為世貿大廈的失去而哀痛，便用紐約人笑聲麻木來表現。醫學上判斷病症以麻木重於痛感，而少女為什麼“指引花店”，這間接寫了“我”迷路時那徬徨急切的心情已寫在臉上了，詩人對紐約人的同情就這樣間接寫出來，這已被紐約人接受了，這才有“指引花店”一著。因為當年以鮮花來表哀悼，在紐約極為普遍。特別是世貿大廈廢墟及其附近的教堂還有對岸的能觀看世貿大廈原址之河邊公園，鮮花已成堆。

詩人的悲情集中在找到世貿大廈時像決堤般一瀉千里，連用三次的“再不見”簡直是呼天搶地的嚎哭，從不見整幢大廈入手，從外至內、從大至小、從無生命的物至有血有肉的人、從一般人至自己的友人，詩人在感情失控不能自己的情況下敘述還是那樣層層深入有條不紊，真是澎湃的激情、冷靜的頭腦。最後一段白描世貿大廈現況，白得不能再白了，這樣的白讓人想到廢墟下面的和詩人心裏流出的血，這不，血就在花裏在淚水裏！這個場面的描寫，活現了當時無休止的祭祀，是那樣的悄然“捧著鮮花而來”；寂然“含著淚水而去”。表面上是強壓傷悲肅穆無言，但人們的內心，那急速跳動的心聲將遠勝於大西洋的濤聲。無聲心語被詩人說出來了，不用呼口號，不用演說，就這樣用詩的語言記下這歷史的一瞬，記下人們的哀痛，讓人讀著，該知道愛百姓之所愛恨百姓之所恨。莫忘了，這裏寫的是紐約遊人，一個“遊”字，足以說明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心靈相通，這就不必再耗筆墨，可見詩人在言情志時用字之推敲。

作者愛憎感情和他所寄予的希望是通過作品的內容間接表現出來的，其中又通過讀者想像再現的，這就是自古至今詩家所推崇的“含蓄者詩之正也”（清毛先舒語）；也是我們所說的虛實結合。

縱觀萬物皆有陰陽、正反，文學藝術中的虛實其實是自然規律之反映。而能像詩人蔡克霖那樣運用虛實相生的表現手法來作詩的（特別是作政治詩的），尤為可貴。他真正做到像王國維在《人間詞話》所說的：“詩人對於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二零零八年十月十日

中美詩人孤獨詩組

◎張子清輯

■梁志英

孤 獨

像半夜滴落在水盆裏的水
（這水只有狼敢於飲
但有時蛇尋覓水，或者
荒蕪園子裏的貓更是如此），
人獨自內省時，
突然意識到時間的飛逝。

（張子清 譯）

Loneliness

／ Russell Leong

Like water dropping at midnight
into a basin that only the wolf
dares drink but sometimes a snake
seeks water or the cat even so
in the wasteland of the deserted
garden the man sees himself alone
sudden revelation of time

■愛德華·福斯特

孤獨：你的某些象徵性的

心靈

1.
昨夜的虛構
用滑溜的紅唇描述
（為了討歡心）
講起這男子，他花了一生的時間
栽培他的孩子們可能喜歡的花草。
花兒處處開放。

他寄望他孩子具有的這種體貼
清清楚楚，顯而易見。
他望著他們怒容滿面。

他出於恐懼而控制自己。
但是作為朋友
他的朋友們發現他臉色蒼白，
穿著只有受害者才理解的花俏衣衫。

他的牆壁很薄。
汽車門常常砰砰直響。

行人匆匆走過。
沒有人抬眼看一看。

他的秘密畢竟脆弱。

他從不對那指望。

2.
他常常說，
在我對你開口之前
我得對你充分瞭解。

圍繞他周圍的空氣
冷冰冰。

如今
在他花園的樹枝之內
除了這冷冰冰的空氣外
依然一無所有。

（張子清 譯）

Your Somewhat Symbolic Mind

／ Edward Foster

1.
Last night's fiction
recited with silk and reddened
lips, to please,
about the man who
gardened, spent his life
cultivating things his children
might enjoy. Flowers
blossomed everywhere.

The kindness in the children,
as he wished,
was clear, transparent.
He watched their anger grow.

He owned himself out of fear.
But as a friend
his friends had found him ghostly,
clothed in colors only
victims understood.

His walls were thin.
Car doors would slam.

People hurried by.
Now no one looks.

His secrecy is fragile after all.

He never banked on that.

2.
He'd say,
I have to know you well
before I speak.

The air around his place
is dry.

And now
There's nothing still
within the branches
in his garden
but the air.

■高興

深秋，那個夜晚

深秋，那個夜晚
那片海灘，那只船

大霧籠罩
世界變得依稀，簡單
省略掉許多細節
只剩下幾點光亮，一些睡意

只剩下呼吸和水

在幽暗中舒展，流淌
提示某種氣息

海，迷失在天上
淹沒了星星和月亮

只剩下你，漸行漸遠
似有，似無
用看不見的足跡宣佈：
用看不見的足跡宣佈：
只剩下碎片，讓時間出賣時間

狀 態

拉上窗簾
書房空空蕩蕩

天，提前黑了
燈一直沒有打開

你低著頭
被幾個字纏住

而八月的雪
在半空
已悄悄改變了路徑

At That Night in Late Autumn

／ Gao Xing

At that night in late autumn
The beach, the boat

Covered by the fog
The world became dim and monotonous
With its details lost
Only a few lights were left
With some drowsiness

Only breaths were relaxed
And water flowing in darkness
Reminding us of some atmosphere

The sea disappeared
Stars and the moon were drowned

Only you seemed to walk farther
And father as if lost in sight

Your invisible foot-prints
Seemed to declare:
“What are left are but fragments,
Even time will sell itself out at last.”

The State of Mind

The study was empty
With the window curtains drawn

It became dark ahead of time
Lamp-light was not on

You lowered your head
Bothered by a few words

The snow of August
Had changed its route
In the halfway of sky

(Tr. Zhang Ziqing)

張子清

孤 獨

孤獨在爬行
像是一隻發情期的貓
在樹林裏叫，
一隻狼
在荒原裏嚎，
一條蛇
死死地纏住你的腰，
或像水在半夜裏
不停地滴，
或像月光
朝荒蕪花園裏傾瀉。

Loneliness

／ Zhang Ziqing

Loneliness crawls
Like a cat in its heat period

Mewing in the woods,
A wolf howling
In the wasteland,
A snake wriggling
Around your body,
Or like water dropping
At midnight,
Or the moonlight flooding
Into the deserted garden.

作者簡介：

梁志英 (Russell Leong)：活躍在亞裔／華裔文壇上的一位才華煥發的多面手，既是出手不凡的小說家，他的處女作短篇小說集《鳳眼及其它故事》(2000)被《洛杉磯時報》選為2000年最佳小說之一，獲2001年美國圖書獎；又是銳敏異常的評論家，他長期擔任作為亞太美國學的集學術、批評和文學為一體的唯大型雜誌《亞美雜誌》主編。他的詩集《夢塵》(The Country of Dreams and Dust, 1993)獲約瑟芬·邁爾斯文學獎(1994)。

愛德華·福斯特 (Edward Foster)：新澤西斯蒂文斯英美文學教授，詩學和詩雜誌《護符》主編，俄羅斯—美國文化交流項目雙主管之一。他的詩被介紹到多個國家。曾獲國家藝術基金資助金、國家人文基金資助金、富布賴特委員會資助金、美國新聞署藝術專案資助金、格里夫基金資助金、新澤西藝術委員會基金會資助金等。

高興：江蘇吳江人，現為《世界文學》副主編、編審、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出版過《米蘭·昆德拉傳》、《布拉格，那藍雨中的石子路》等專著和隨筆集；主編過《水怎樣開始演奏》等大型圖書。還發表過數十部譯著和百餘首詩。

張子清：原南京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教授，現北京外國語大學華裔美國文學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代表作：《20世紀美國詩歌史》(1995, 1997)。

打開漢字語碼的神奇翅膀

——塞遙詩集《禁區》序

◎王耀東

塞遙是一位年輕有為的詩人，他生活在美國，寫在美國，詩卻是地道的中國味，並且竟在大陸南北大地產生了很好的影響。他的詩意象新奇，並表現在不凡的追求和探索上。我們知道，現代詩已經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那就是它的否定精神和自身對存在現狀的超越。它要求詩人對現實的內在聯繫加以批判性的反思。要注重人的內在真實欲望和渴求，揭示人類存在的物化和異化的本質。塞遙的詩與大陸詩人的創作在一個不同的環境，他是在一個後現代主義氾濫、多元社會結構混亂、潛意識異化主動的狀態下創作的東西方文化合璧的、有現代精神的漢語詩。他不是西方方式的自戀和以自我為中心作為支撐結構的西方詩。而是炎黃子孫以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為主體、用西方文明作補充的漢語詩。

從地域和歷史的角度講，塞遙處在一個十分現代卻又是繁雜、浮躁，十分功利特徵的國度中，從我們之間詩情的交往中，明確感覺到受到積壓而出現的恐慌感，用中國的話說有時十分不走“字”。但他用東方文化的精神頑強地工作著，生存著，並陸陸續續寫出了一些具有現代意蘊的具有獨創性和意象顯明的好詩。這本集子，名曰：《禁區》，猛一看，不好理解，如果從詩的走向上看，就明確了。恰恰表現了他的詩正在加大自身力度，跨度，加強空間境界的探索、向精粹的藝術趨向前進的一種自勉與決心。中國的漢語新詩已經走過了五四時期的突然迸發，到斷裂、低回，彷徨，曲曲折折已走過了近百年的歷程。跌落最大的莫過於那一段特殊的左的時期，使新詩元氣大傷。目前，對這段“重挫”的認識，大陸詩人也不是十分統一的，因之，它給新詩帶來的惡果遠沒有結束，至今還在詩壇不少人和地方，隱隱約約的發生著作用。塞遙作為大

陸走出去的詩人，反而對這種情況有警惕性的認識。對俗化，聖化持有特別的禁感。我們知道，如果對詩過於要求急功近利，過分機械的強調詩的物化性，必然造成漢語新詩自身使命的喪失。塞遙的血脈中流淌的是中華文化的承傳，同時他又直接接受西方文化的壓力，但是，他不屈不撓的摯愛漢語詩。在他的腳下，沒有必要再回過頭來重走那一段彎路。他的詩就誕生在這樣一個異國土地上，時代要求他以嶄新的姿態，肩負起創新發展的新使命。那就是開掘詩國的神聖，打破常規走路的枷鎖，做一名崇高境界的探索者。要做到這一點，俗化平庸的“禁區”，是首當其衝的在破除之例。如果沒有勇氣或者講對俗化缺乏認知，認為對常規作點“光榮冒犯”是不可能的。那麼，這個“禁區”就更加可怕、更加危險。另外，一個值得用“禁區”警示的，還有商品化經濟對人的衝擊，一是造成對詩價值的貶低，二是對社會功能的否定；詩就是詩，詩不會死亡，也不要為此悲哀，它仍然是人類前進路上的一盞燈火。

塞遙的這本詩集，基本是按寫作年代的順序排列的。從中可以看出他走過的淺淺深深的腳印。早期他的詩有種種初試的痕跡，這並沒有阻止他的迅速嬗變，也就是他回歸本真的寫作，讓偉大回歸偉大，本真回歸本真。於是，開始了他對人性世俗的超越和本質的開掘，以及對禁區勇敢的打破。這樣一個小小的衝刺，詩的寫法不但使意象的張力加大，還強化了詩的靈動節奏，使詩有了新的活潑的生命。例如〈樹之二〉：“四月的桃花開了又謝了／四月的雲兒啊將春天拖的長長的／水晶鞋的王國裏再也沒有毒蘋果了／那一晚的布穀也沒有叫醒你甜甜的夢”，在這裏，你可以明確看到，塞遙的詩是一種全新的詩，它沒有俗化的說教，全是用意象說話。這樣

一棵樹，雖然已經錯過了開花期，新的天氣會把春天拖長，可以安然做一個美夢了。這就是預示著一個新時代的新狀態。〈對鏡〉一詩，則寫的是“對鏡”的一剎那，因為人類的睿智，思想的深邃，往往是在很難觸及的地方而閃耀著奇異的光彩，別看就那麼一剎那，一旦打開，卻有它特有的歷史深度：“只要再往裏一點點／再深遠一點點／穿過你眼底的一些些茫然與失落／以及你肩上的一些些灰塵或風雪什麼的／／我便望見你的傷痛了”。時代就這樣，改革開放後的祖國時間還不久，不少人還沒有真正從那種特殊的年代回過神來。於是才有了：“而花期喲依然在十五年前的錯過中錯過著……／而風雪喲仍然在海那一邊的風雪之夜風雪著……”。這種錯過和確認是有時間的教訓的。這首〈對鏡〉顯示了作者不凡的眼力與思考，這種對人生的真正歎喟，對人間悲歡的真實發掘，對生命律動的真實袒露，用博大的氣勢反襯著時間的緊迫，是對人類良知的拯救與肯定。這一段探索，對塞遙的詩路並不長，時間也不允許他再停留、再猶豫，必須迅速向新的高地奔去。於是，在他兩年後寫的〈宣言〉詩中喊出了這樣的句子：“孩子們，別哭！讓我們扛起最初的歌聲／退守這片心靈的荒原”。退守其實是一個大的飛躍，說的是對前進的宣告，“退守”說明他義無反顧的決心和信心，於是，一步不停的從人為意義的圈定向新的時空進行了大膽的拓進，進一步重視生活的內在投影和智慧節奏的內在律動。自覺地從俗化理念為核心轉入到以人為核心的詩的使命之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特別注重語言的多義性，結構的多層次性，詩內涵的深邃性，詩意境的朦朧性和豐富的廣義性。王國維在《人間詩話》中曾講過這樣的話：“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他講的是詩人在把握自己創造物件時，必須有高遠的視野和博大的氣度，心理上要有非凡的超越性和內涵性。王國維講的這種“入”和“出”就是要詩人移步換影，處處顯示空間的層次感和深度。詩的空間境界是詩學的一個大學問，詩能

否有語言的多義性，與空間的打開有直接關係，如果空間打開了，詩的意象隨著空間的序列延進，步移景動，詩結構的變化，自然就有廣義的發現和高雅的造就。反之就是一種停步不前。詩人塞遙寫的〈鐘錶店〉和〈修車場〉這兩首詩，對他來講具有標誌性的意義。下面我們先看一下〈鐘錶店〉一詩：

從雪地上爬起來我才發現
我的手錶也滑倒了
長短針無力地癱瘓在
6點半

我被擱淺在異國的6點半了

啊——鐘錶店！我看到一家鐘錶店
如一只迷途的羔羊找到聖光
我找到一家鐘錶店

鐘錶店是一個專門修理鐘錶的地方！

“先生，我的時間停了”
我遞上受傷的6點鐘說

“可以等嗎？”
“請快一點，我趕時間！”

我被迫等待
在時間之外

等待是暫時的死亡
等待是與時間對峙

我等待著摩天樓的巨影從大街的這頭爬過分向牆
走進對面的——啊麥當勞去了

等待著一隻螞蟻慢悠悠地爬上大理石柱
大約“一炷香”的光陰後又回頭爬了
下來——螞蟻是從不帶手錶的呀！

等待著音響店裏孟德爾松的蘇格蘭行板
比正常慢了十倍以上的速度抵達了
第四交響曲的義大利
——不朽的孟德爾松啊是不需要時間的

鐘錶店果然是鐘錶店因為靠左手的牆壁上
掛滿了鐘錶
各種各樣的鐘錶低頭走著各種各樣的時間

從倫敦到巴黎從北京到莫斯科
從紐約到聖保羅從加薩走廊到昨日清晨
2點30分時又炸死5個人後神經錯亂而走錯了的
巴格達的時間啊

當我第5次跟隨一隻螞蟻爬回店門口
老闆探出沒有時間的腦袋說：
“先生你的時間好了
總共16塊5毛5”
——哦我終於明白時間是可以用金錢來衡量的

走出鐘錶店，我驚喜地發現
孟德爾松尚未走遠
我快速穿過A大調的急板
追趕落日而去……

——2006年9月紐約

這首詩類似一首記敘詩。因為它寫了大量的細節。猛然一看似乎是記事，實際卻不是，它的每一個細節都賦予了一種彈性，這樣就便於語言、細節的收縮與伸展。有人說，語言是一架鋼琴，不過詩人用的是靈感而不是手指。詩人一旦掌握了豐富的語言，靈性一旦受到觸發，語碼就像琴鍵一樣跳動起來。由它發出神秘之音和閃光，這種聲音和閃光不是用肉眼俗耳所能看到聽到的，必須用詩的眼睛看，用心靈去聽，即是一雙躲在天堂裏的眼睛和耳朵，由它們出來把握詩意的膨脹細數，安排人類的知性、多義性，最後，壘建成一座多角度、又色彩豐富的、富有神秘色彩的奇異藝術寶塔。詩人在詩中通過修錶這樣一個載體，用一個普通的修錶遭遇，述說了時間的跨度與張力，音樂的無價和時間的永恆。在詩中他的手錶已不是具體物象的載體，而成了一個時間的意象物。時間從跌倒爬起，到找到修錶店，一個短暫的時間，作者從有限找到了無限，從物化找到了詩化，從第十節的“等待著音響店裏孟德爾松的蘇格蘭行板／比正常慢了十倍以上的速度抵達了／第四交響曲的義大利／——不朽的孟德爾松啊是不需要時間的”這幾節開始，詩意有了巨大的彈跳，一是物我的距離，二是時間與心理的距離，錶在“低著頭走著

各種各樣的時間”時間又從“倫敦到巴黎從北京到莫斯科／從紐約到聖保羅從加薩走廊到昨日清晨／2點30分時又炸死了5個人後神經錯亂而走錯了的／巴格達的時間啊”等。在這裏詩人的靈性一直在伴著語言的翅膀變異交錯，由小到大，由少到廣，由直線到曲線，由單一到重疊，由拉近到推遠，由有限到無限，跳動著智力與神秘的舞蹈。在這裏，時間不是一個視窗，而是多個視窗同時閃動和打開，這不就有了萬千氣象嗎！其實，它全起自一個直感，而不是理性的梳理。過去那個特殊年代，寫詩往往成爲一種模式，離不開理性營構，然後賦予形象。結果把詩推向了禁區。實踐證明此路不通！現代詩人需要獲得的不是慣性思維而是要發掘出詩人自身從沒有清洗過的直感。也就像我們說詩必須從原生態感覺出發，然後靠詩人的靈視發現的意象，穿行於具象和抽象之間，喚起美喻與智慧。詩人在這裏允許使用不捉摸的人生具象，甚至起跳到似乎和真實脫節的程度。這都是爲了加大詩的審美情趣和深邃的含意。新詩轉入現代以來，時間受到特定條件的積壓，人的心理也受到了時間壓抑，這就賦予了詩人的一種反抗心理，需要“力”與“張”，於是詩意的膨脹與變形，自然是現代人的心理變態造成的。更重要的是變化要帶來詩意的審美和審美時空快速的轉換，它的目的都在於加強詩意的博大與深沉。

對於詩人來講，一首詩成熟與否，不僅僅是創作方法問題，它又與寫詩的態度密切相關，詩人筆下的意境是否真實與下筆者心態是否真誠有關，真實對於文學、對於詩，幾乎同於倫理，而文學和詩則是至高無上的倫理。作家在這裏不承擔道德教化的使命，這是自古以來像屈原、李白、杜甫等那些不朽之作的生命力所在。詩的神聖在於深入真實的表層，深深觸及到現實的底蘊，洞察真善美的來龍去脈。打開一個詩的神秘空間，最重要的首先在於淨化語言，提純感覺，運用語言符號的法力，展示文學跨時空的藝術魅力。從這個意義上說，詩理與文學都是對歷史的補充，當浩蕩

的歷史不由分說地施加于人時，詩與文學的聲音就會隨之出現，人類不僅是人為的歷史，也是文學與詩呈現的歷史。請詩人們提高自信能力，要相信自己的腳印也會印在其中。也正是這種呼喚啓示著詩人的智性和勇氣，在不懈的努力的結果！

在人類生存的宇宙中，由於科學的限制，有不少禁區還沒有打開，這同詩美學一樣，詩美的宇宙仍然是十分博大與精深，吸引著有志者，不畏艱難地走向無我的高空去探險，去延深詩意的空間，去打開詩意的空間，這不能不說是一條艱辛的道路。我們看到塞遙在這條道路上取得了令人高興的探求。

在此，還需要提的是塞遙的一部分短詩。他的創作基本傾向於短詩的創作。而且他的短詩的確是一些純美精粹的短詩，它的美學含量並不低於他寫的較長的一些詩。例如他寫的那首〈鷹〉，全詩僅四句：

長嘍一聲
蒼穹裂開一道口了
我的寂寞
也是淌著血的……

那一首〈老井〉僅此有兩句：

犬吠也遠了
明月潛出心口

〈松下〉一首，是三句：

靜坐
不到半個夢的
肩上 長出一隻彩蝶了……

〈寂寞天堂〉（之三）雖是一小節，也是一首完整的好短詩：

被寂寞踢飛的一個空酒壺
只響了半個街口便停了
——異國的夜其實也不怎麼值錢

在這裏僅四首，有代表性的，還有一些小詩，都是值得反復玩味的好詩。在寫短詩的過程中，塞遙曾讀過山東詩人孔孚的詩集。孔孚是一位老詩人，他起事

於 50 年代，但很快被那場“清洗”踩到了腳下，三中全會是他以嶄新姿態進入詩國的重新開始。很快以寫短詩而聞名，他的一些短詩，特別注重瞬間的捕捉，並注意濃縮一個瞬間的意念，或者說是瞬間的把握，即以純美的視角找到審美的特徵，用靈視去感受內在空間的延伸。他不主張眾多意象同時出現在一首詩內，他提倡減法，要把重疊的意象一律減去，喜歡詩意純而又純；再就是宣導隱字，他主張“吟龍之妙”，即一幅畫上對龍要三分露七分隱。例如他寫的〈大漠落日〉，共四句：“兩個火人／都老了／／笑笑／分手”。的確寫得意象活潑，和藹可親，這兩個怪物，一個是大漠，一個是落日，恰在特定時期走在一起，對那種荒涼無助，一點辦法也沒有。只有笑笑分手的那種輕鬆，躍然紙上。全詩共 11 個字，但它的藝術含量，卻需要用大量文字才能將其意象闡釋清楚。在大陸改革開放初期，孔孚大膽宣導用純意象寫富有暗示性的詩，是一個大膽的探索，開創了中國現代山水詩意象化的先河。進入新的世紀以後，塞遙的短詩，顯然不同孔孚的山水詩，他更注重歲月的動盪感，特別是現代社會那種人與人之間的劇烈衝撞又坦然組合，更注重時空結構的延伸與密度，更注重意象與意象的變奏之間，心象和物象之間，韻律與語言之間，靜與動之間，它的反射性和多義性。從這個角度來看〈鷹〉這一詩，不僅是自然景觀的描摹，更傾向對內心的逼問。這隻鷹的“長嘍”，它的突然的爆發，產生出的銳利性，把“長空”——即“天”都裂開了，它的威嚴與力度是非同尋常的。這是一層意象，下面這兩句則是直入心態，它淌著血！這就不是一般的震撼，而是撕心裂肺的撞擊啊！這個“鷹”的“嘍”叫，產生出的聲音，一個是叫天裂開，第二個聲音，是叫心“淌著血”，這兩種困惑現象的交感，一個是客觀環境的震盪，第二個意思是講內心的裂變，內與外，動與靜，一是歷史的沿革，二是生命的律動，在兩個層面上疊加，它的厚度、深度，顯示了漢詩的高深和和雅致。〈老井〉〈松下〉兩詩也

充分發揮了漢語的彈性，在詩意上讓其產生屬性回異，用一種“象”，構成一種蒙太奇的效果。用聲意交替，慮和惶雙重疊加，讓“井”“松”這個意象，產生出動靜相加，隱滲融匯，暗示出社會噪動與人類自強不息的生命關照，是一種出奇不意的效果。所謂詩的“空間境界”，就是說現實中的物象放置到詩境空間之後重新組合的感知層次，多變，交合等。現實中的我，到了詩的境界之中就變成了另一個新我。現代社會迅猛發展，對人和物都有極大的壓力感和焦灼感，對人類的感知能力造成想像不到的衝撞，這就給詩帶來了前所未有的使命，或者說隱藏了一些新的禁區，讓詩人用意象去呈現人類內心這個惡性的流動和磅礴之勢。

在中國的詩史上，精煉的短詩，已經為我們開創了多層隱含，語言有無限張力的先河。不少西方現代派的開山祖們就是吸收了中國朦朧多意的詩藝智慧，才建樹了現代詩的里程碑。我們的五千多年的民族文化，豐富博大，仍然是一座詩藝寶庫。老子講：“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實際也是講深邃與奇妙的難以用語言表述的詩學。想像和創造是詩人的兩個風火輪，只有緊緊抓住了這兩個輪子，你就會前進，就會發現，就會創造。詩已經發展到一個特定的時代，詩人目光要放開，要把自己的智匣打開，在與世界交匯，在與民族，與人生的溝通中，創造出自己的奧林匹克山。我相信，塞遙詩人有足夠的能力與智慧，在不停的創作中，會創造出自己不朽的詩篇。

2008 年 5 月 5-10 日於北京

1905年庫涅茨在美國麻州的武斯特城出生，父親為所羅門·庫涅茨。小庫涅茨生於斯就學於斯，1926、1927年獲哈佛大學學士、碩士學位，畢業後到紐約從事寫作，替一間出版社專寫百科全書內的英美各作家的傳記人物，從中得到許多人生知識。他在1930年出版的第一部文學詩集《智性物》，僅僅有少數人知道這件事，他因此等待了十四年後才出版第二部詩集《戰爭通行證》(1944)。第二次世界大戰退伍後，他執教於本寧頓、哥倫比亞等大學學府。1958年他的詩集《詩選》出版，次年獲普利策獎，但其聲譽遠不及沃倫。

庫氏的詩多為自傳性，很有藝術感染力，六十年的創作生活使他晚年時成了詩壇的宿將，由於長壽，受人尊敬，被稱為“詩人的詩人”。他曾說過：I have walked through many lives, some of them my own, and I am not who I was, though some principle of being abides, from which I struggle not to stay (我已穿越了許多生活，有一些是出自我的，如今我已非昔日的我，雖然某些應遵守的原則，我仍然努力不使其偏離——〈倒伏的莊稼〉The Layer, 1978一詩的開始)。

庫氏生於一個較為富有的移民家庭，父親本來是個做女服的裁縫師，後來經營一製衣廠，母親是個來自歐洲的俄國婦女。在資本主義消費壓力下，父親自殺後，母親很艱辛地經營父親遺下的生意及管教他和兩個姊姊，因忙於工作而常常不在家，由兩個姊姊照顧他，所以庫氏因寂寞而走向書本閱讀和詩作，培養了豐富的想像力和精湛的技巧，他的詩敘述鬆散但輕鬆，形式嚴謹、對稱而節奏明快。但是他的人生旅程並不容易，他於1930年初次結婚，結婚兩次皆終於離婚，只有一個女兒。庫氏從關心自己家庭和瑣事伸進了社會和政治，例如他的名篇〈制度〉(1971)痛斥了資本主義和腐敗的官員。他的思想也涉及猶太宗教、基督、老子和毛澤東，在他

1971年寫的一首抒情詩〈在最後的朝代之後〉：

當我讀著李白的
“桃花潭水三千丈”
我一直想起了你
因為你多麼像
毛主席
自然須改變
性別和身材。
愛你像一場
中國的游擊
多虧你輕盈的腳步
沒有一個八路軍
會保持更易變的路線
輕裝前進
一點點地獲得優勢。

(南京大學張子清教授譯)

但是該詩對毛澤東的看法是庫氏的主觀看法，他基本上不懂得中國的革命歷史，很多的象徵和隱喻更是荒謬，將李白和毛澤東相提並論有點不倫不類。該詩反映了庫氏寫百科全書名人小傳記的小作家背景。不過庫氏是美國本土唯心論的偉大學者詩人，他一生認為詩人為祭司，總是堅持不懈地保持藝術的最高水平，及解決詩作的傳統與新時代經驗之間的矛盾，是值得後人所欽佩的！

我站在可怕的門檻上，見到
相互間手臂裡的結束與開端。

庫氏為了要涉足國際詩壇，也曾翻譯過不少俄國現代詩。2000年由於一向所持的無政府主義妨碍了他的諾貝爾文學獎*的機會，這也是庫氏一生的遺憾。但獲得美國挑選他為桂冠詩人，也可說是榮幸的了。他在晚年培植了一個美麗的花園，完成了福爾特爾在《老實人》內的說話：栽種你的花園！

*該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給了流亡海外的華人作家高行健。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僅寄贈PDF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眾所週知，韓愈先生之所以能“文起八代之衰”的原因，是他不能忍受當時那種駢四驪六不合現實的士大夫式語言之創作，而要回復古文那種“我手寫我口”比較自然的作文章方式。中國文學的歷史很久，文人墨客很多，駢文留傳下來的珍品當然不少，但較諸韓愈以後散文長江大河般洶湧澎湃的成就是不可同日而言的！散文是散文，詩是詩，編者不想因此而得出音樂性、節奏性不是詩的要素之結論，可是事實上一首詩的成功與否？重要的畢竟是其內容、旨趣、意境等，而非起輔助傳播作用的音樂，證諸於中國歷代留傳下來的詩詞名作，有多少人是欣賞其平仄的工整和詞譜之好壞的？嚴格來說，古人填詞，與其說是著重其音樂性，倒不如看作是借當時花街柳巷歌伎樂工口中歌聲手間琴弦來傳播、宣揚作者的創作而已！今天的現代詩，是用來閱讀的、感悟的，水過鴨背式的朗誦或鐘鼓齊鳴的演唱，只能帶給“聽眾”一時的愉悅而不能給“讀者”長遠的回味。這樣的說法或者過份，但我們若能注意“讀者”和“聽眾”的分別，自必能理解“詩”和“詩歌”的不同，而有所揚棄。

本期“大陸民間詩刊大展”介紹的是“野外”及“大象”兩份詩刊的詩人作品，同時推出的還有由詩人阿北組稿的“深圳詩人專號”。

本刊網站：<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設有詩庫、論壇等欄目。歡迎詩友們常來瀏覽並發表意見。至於一些連接不上這個網站的大陸地區詩友，則請到：<http://home.pacbell.net/wtchan> 下載最新一期或：<http://briefcase.yahoo.com/tchanw> 下載最近數期的新大陸詩刊。

由於美國郵費暴漲、本刊經費短絀，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和單位外，將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以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該期的電子版。至於美國國內及加拿大的贈閱則照舊例贈送有作品發表的該期刊物一冊，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

107期魯行組詩五首，於編排時誤作“三首”，第四、五首〈“改造”好了〉及〈一個“老左”的懺悔〉連同標題正文一起堆進〈夢魘〉中，茲向作者、讀者致歉！

詩訊

●早年台灣詩壇被稱為“鬼才”、“惡魔主義者”的“遊俠詩人”吳望堯經於今年在南美病逝。

●詩人非馬 10 月份赴大陸，在廣州期間探訪詩人鄭玲夫婦，並與詩人資中華等會晤。

●由世界藝術與文化學院舉辦的第 28 屆世界詩人大會於 2008 年 10 月 12 日至 19 日在墨西哥的 Acapulco 召開。來自中（蔡克霖、北塔等）、法、美、俄、日及匈牙利等 20 個國家和地區的 160 多位詩人出席。大會並決定，第 29 屆大會將於 2009 年秋在匈牙利舉行。

●詩人北塔應邀出席 10 月 3-5 日在波士頓 Simmons College 召開的第二屆國際現代漢語詩歌研討會。

●2008 年 11 月 15 日晚，十餘名詩人歡聚深圳南山齊心打造深圳精品文學論壇 <http://www.szwxbbs.cn/>。

●台灣詩人譯著《阿·阿哈羅羅短詩選》（以色列當代女詩人）經由香港銀河出版社出版。

●台灣詩人林明理詩畫文作品集《秋收的黃昏》今年由高雄春暉出版社出版。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已出版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3.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 新大陸詩刊 —— 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十九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 珍惜資源 · 保存心血 · 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